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林卷之十一

從吾　焦　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恭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王守仁曰通一書之所斷皆妙品也零珠碎玉列諸肆而惟士所惧焉

楊子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理循道也言大民惷闇啟教諸道以開明之）譔學行。（譔撰述也）學行之上也。（學者所以為道率性行道表則後世學之上也）言之次也。（辨醇疵發或謨訓學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焉。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學也。學不羨。（學如不及豈俟

仲尼好學朝聞夕死楊子好學不羨久生

此譬人資者學以成德愚者學以寡过豈得謂之無益也

羿與逢蒙善射者也王良善御者也公輸般善巧者也圣人有

羨久生然後為學哉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仲尼乘行而賛述之駕說者也其道遥不在兹大儒者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由於學故為無益未之思矣。夫有刀礱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學而臻道質性愈全否則輟。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螟蠕之子殪死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蜾蠃遇螟蛉而受化久乃变成絳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學以治之。治其性思以精之。精於道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立身揚名不倦以終之。自強不息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棄弓良失策般鄭斧而

教不類使射御至巧各於己業而時習之誰其非之

弇州山曰借問顏淵不學亦常人耳遇孔子而教之乃庶幾於聖人化它物為黃金何以異此

習之也誰曰非乎實非乎或曰此名也周孔顏之名彼名也羿逄蒙良般之名處一焉而已矣或人見楊子并論周孔良般疑其名等如一故楊荅以下文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眾人所不能踰也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周孔之道猶岳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踧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鑄金而得鑄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而何鬨鬨也一卷

陳后山曰南方之俗以雕題爲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爲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

薛瑄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

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平定習乎習。歎習貫之移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非謂異端之術況習是之勝非也。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蔑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進於道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后進人學傳而后仕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也。鴻避寒而就温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夹起直上必以漸而置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之深而后進也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十仞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滿而后

…人之…而去…之爾而後進也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礼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而學之季紀官也樂記曰唯丘之聞諸長弘奉樂也君疇君疇也或作毋

進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斧藻栱刻桷丹楹之飾楶櫨也鳥獸觸其情者也無別也衆人則異乎衆人有礼義之别所以異乎觸情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乎聖人制作礼義使人自別於鳥獸豈強為之教訖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唐睎夫子矣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父商頌蓋姜睎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周公之廟亦睎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書猶論語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此等書其道與經所同否而世不尚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

晦一也

正考甫宋宣公之上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士尹吉甫深於詩辭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亦能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盛德昭公七年傳曰及正考又佐戴武宣

參辰二星名晉董因曰公子

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未也所以故云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揚以為皆本諸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利。須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揚以君子小人正之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或人以書不得祿利而治之譬猶耕獵不得穫饗亦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耕穫如此利莫大焉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鷃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鷃斯鷃又小而多群言頻頻黨也之人甚鳴鷃之群徒賊夫稻粱而已矣人之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粮食何以異於野鳥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

[illegible]而[illegible]言直耳以[illegible]之難出晉營辰[illegible]外十九年入晉當參也以參辰出入不相比例而重耳象之逐大其枝故君子不器乃迁善之法也

鴻叔告曰顏子樂道故曰內或人樂物故曰外理致精入

治產不如丹圭之富。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 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塟塟之至也養不必豐塟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 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子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子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

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學之故對以下文爲可學也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illegible]春曰徽美也以其異端而謀其徽美

許國曰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飄飄然有凌雲之志迺復成勸言不正也文字彫蟲篆刻

吾道篇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章乖離。自仲尼之後詭誕之章作而乖離於道 諸子圖徽。譔吾子。綺靡華唐雕刻詭誕俱謂之文人各矜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初子雲好辭賦嘗倣相如以為式 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或曰。賦可以諷乎。言賦將以諷之迺歸於正 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美之辭然後諷之以正如其不已乃復成勸言不正也

或曰。霧縠之組麗。時人以為冨如女工之有綺縠可以悦目 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靡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或亂聖典

劍刻論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詞賦可以諷諭勸人者也 曰。狴犴使人多禮乎。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都尉善賦也 曰。必也淫。淫皆誇誕過實 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諷麗以則。陳威儀正法則辭

閔如霖曰足言善辞令足容盛威儀有德則与文章無德則無僥偽

袁了凡曰尒雅[illegible]河所渠并千[illegible]百二川色黃

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子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升堂入室必以聖人之道藝又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

或問蒼蠅紅紫（蒼繩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曰明視問鄭衛之似（似雅樂）曰聰聽（蒼繩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以雅音皆人所難辨惟聰聽者辨之不惑也）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離朱善視師曠善聽今不世有如之何視聽哉）曰亦精之而已矣（不必朱曠亦專精而已矣）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

請問本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黃鐘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既以中正確然守故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淈亂也淫邐迤猶甲邪也介小也）

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也（惡沱猶滅）

郭云潛流地中汩漱沙壤所受渠[illegible]水[illegible]滑皆其[illegible]與滿詩云江有沱論江水大沱水小郭云此故止水別出耳

李筌曰易革九五大人虎变其文炳也上六君

水也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視乎異饌者惡睹其識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蹊徑也言山中絕小之徑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正門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子亦由孔氏戶乎曰戶哉戶哉言斷戶也豈它戶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戶哉或問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蒼頡亦史類故曰史乎史乎娭勝於學諸子之妄不學之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故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則又萃也辟別之人又次之其

子約變其文蔚也　言三者皆有文章頭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彼取此就御焉

鄒守益曰不姦々者以盡受人不詐々者以正教人

申時行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錦雖多不益於实用猶詭辞亦說不益於正

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君子睎聖人亦聖之徒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而肆不能什襲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声猶小說不合大雅君子言也無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辟言可擇則識亂聽有淫侈則邪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哆脣下垂貌亦謂其言不正也猶辭賦本欲諷以正道而其辭已邪哆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未有專述邪哆之能而歸於正道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猶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々者以姦欺姦詐々者以詐欺詐如此則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之也多聞則守之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

呂吉甫曰。孟子滕文公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若韓莊申商之類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祖。而戕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五經其統一也

林希元曰孔子云上中人以下可以語上也上智與下愚不移考聖人之言則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

林聯芳曰五道之華先諸身者也脩則克矣故次之五道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孟子以為人性善楊子以為人性襍

脩身篇

事有本貞凡事有本有貞〻正道也陳施于意。動不克咸。本諸身。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巳意自布行之而勿求備於人克能也咸感也者陳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物感內無本貞不能正巳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者也撰脩身。內充至理而行止外處皆成律度脩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矯思猶矯思也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事得其宜之謂義言修身及思定而後發與中道之宜奠者定也人之性也。善惡淆。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志之所行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為忠為豪乘而之惡則為慢為暴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已任其事多矣然後不見用于世則徒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或湯之盤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

珍資胥必皆修身交必固謀善動必淂所以成道也

此喻言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

舒芬曰譬如一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故睹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

一不如居宅可以 [illegible]才蒙如道路

慎也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聖人之辭先王之去故可為也人肩善惡好惡不同必使皆信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礼無失儀言礼是慎檏之為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也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邵高也公儀子為魯相頒織於室遣去之園有葵拔棄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美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誰也誰能如此捨利而取義也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付

可以安行礼知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燭〻可以照燭信如符契可以致誠

邵寶曰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否則有矇矣夫日月幾三月則一差変故五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日不可造次而失其見

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謂志於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孟子無此語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言當以仲尼之道治修其己或曰。治己以仲尼。奚寡也。若人人治己以仲尼則仲尼宜多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治己以道當以驥仲尼材當以騏馬道率馬以之材可也或曰。思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甫讀爲甫喬讀爲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猶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々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々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々無思遠人勞心忉々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視之否則盲矇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見以三年日月之變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視絕矣遂至榮枯學沉冥行而已矣熒魂曠枯。糟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以三年目目之熒光也熒魂神光精華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曰糟當為精言
変而心目不能肓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木精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擿地而求
易則道去矣視路填冥其然有矣華者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
絕矣遂至熒拈葭之白皮眞地也
華沈冥行而已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
矣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

此喻人華於聖
人然后能候目
之資於日月然
後能視也或修
身而不由聖人
則為棄人矣視
物而不見日月
則為棄目矣

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或曰日吳不食
肉肉必乾日吳不食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
曰甞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
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意也喻君子之樂道亦然　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
何臞瘠也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簞瓢捽茹亦山

邦有貴富且貴
樂也邦无道貧
雌也何其臞捽謂以手捽菹茹也千鈞之輕為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

且毀宗也顧何恨哉

罷者疲勞也兮子以為人欲為君子則不可無礼文若欲為衆人則何必礼文

王慎中曰上智生而知之彼運明智極深研幾非常人所能逮

也。或問犁牛之鞟，與玄騂之鞟有以異乎。犁牛雜色之牛玄黑也騂赤也鞟皮之去皮也或問犧牛有不純之色與黑赤之色犧牛也豈有異乎 曰同。言其為一牛也 然則何以不犁也 言既為牛之同而宗廟倘取玄騂而不用犁也 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用 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為去 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 曰其為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敦重也 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 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

至何元憝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憝大惡也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已。上士好德聞而戒之下上是已聞而誡之訓誡也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鄒守益曰大道芒芒然惟聖人考之遂明大中之制是以何出而也太易明二五之明洛出書也洪範貴皇極之義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之為人仁也擇乎中庸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途雖曲而通夏川雖曲而通海由之可也然諸子之異端若能

問道篇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閑。譔問道

世以虛無湛寂為道之本而求乎洪荒夷曠之理不知天地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無不通言道之施也

或曰。可以適佗歟。佗猶和也曲也言既云聖人之道無不道亦可以通邪曲之方乎

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佗道。君子正而不佗。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

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而取譬

曰。途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

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上既荅以川塗雖曲可通諸夏諸川而或人不喻復謂曲事可通聖道乎今下無荅文者彼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聖人無不正也安有曲學而能達之扎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

目覓於聖人之道亦可也故楊歸之儒受之而已

作修也聖君而修之於上忠臣而修之於下故上下交修而民日用不知此所以為德之標準也

守仁曰老子學蓋言至理極以明無為斯乃聖人子豈異

夫道以導之。道達也有則行斯達矣德以得之。有德則動斯得矣仁以人之有仁則人必歸之義以宜之。有義則士得其宜禮以體之。有礼則身保於礼天也五者人之天性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体合則渾成人五美备則混為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或問德表問德之的然為天下表者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言民日用矣礼而不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礼於上矣而民承化乎下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謂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老子以道又其所道德其所德雖然猶未離道也故有取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乎豈異哉夫

我大[illegible]
然後[illegible]
除[illegible]
所[illegible]莘經世
之訓[illegible]故無取
焉[illegible]皆不得已
之為教也

或問曰黃帝堯
舜俱以禮文五
當之教為治若
信治天下不矣
禮教其黃帝堯
舜則為外物耳

康海曰此以後
俱論太古

何孟春曰五常
之[illegible]之所加五

遠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吾焉開明焉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爾若不得已之為教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苓苓當為蒙字之誤也言開吾道之以為之明者惟聖人尔術則愈蒙矣佗指荘列之類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閽然不覩牆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或以太上無法闡之自化疑今之制無益於道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惡其與禽獸同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哨哨多言貌礼所謂程程鸚鵡能言夫羲堯之上道若鳥獸然多言尔故聖人不取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言八荒之俗各有礼樂人人是其所習果誰為是曰。殽之以中國殽日也中國之

谷桑麻之政之所養以王圭之法則上深正日景以求天地之中則為中國矣

有餘曰智不足曰斷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主於自然不可强變智者能知其所以然則因而導之耳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用益所不

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谷桑麻也中為天地者主圭測景以晷度均也過此而往人也哉八荒之外聖人以禽獸畜之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限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可性制而用之性而行之苟有得聖人之心雖先王未之有可以兼起也故曰由已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欲欲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声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

司益譬如人之形休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

舒芬曰人以為太古以下如絕礼樂以塗塞人之耳目全不見不聞使之純

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所以有為者救時之失耳時不失道又何為乎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阜厚也垂衣拱手是天民之厚盛可為哉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哉。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変順時故迹不囿致理而言皆非為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太古未作礼樂是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愚老子曰古之治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擿提仁義絕滅禮學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礼樂也若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或問新敝。問政教之隆殺如衣之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

王守仁曰言太古之民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礼此下方論狙詐

狙詐兵法權謀家流也

袁了凡曰右曹操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古。德懷不禮懷道家尚德而薄礼故言大古之人未有礼惟懷德耳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焉安也言太古之民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礼曰。嬰犢乎。言今若亡礼人皆嬰犢矣可乎嬰犢母懷不父懷。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尊乎愛敬而後盡其美善狙詐之家。狙猨也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籠之故莊子曰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狙詐之家猶云巧詐之家揚子惡世尚詐欲排斥之以為之言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汗血之人霑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銜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無曰亡愈。無愈於有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言無詐為愈則子將六師無狙詐之以將使誰也以單騎必尚奇勝也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

申韓評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世俞民不遵禮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審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徂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徂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徂詐也。或曰無徂詐何以征之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徂詐乎。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不征當得是法何必徂詐哉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膢〻也之則膢取百獸故狐狸與至是死矣螻天螻螾地螾小蟲也。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砥磨石也精曰砥粗曰礪不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殘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為砥酷之具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或曰刑名非道也何自然矣若以刑名為非道則何以能禁民使自然而化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圍棊欲以智巧惑人有時而自惑擊劍欲以害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

大者礼樂小者刑名

言莊可當戰國之間猶能不臣楚威王之命而終身不仕故有寡欲之心此可取乎

有時而自制是亦自然者也　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垂意聖人而漸諸篇則顔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子之才苟不垂意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顔閔不能膠之台我也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出乎仁義節儉礼與其奢也寧儉是能以節儉自持可取耳　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罔無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而周本乎老子滅絕礼學之意而曰情性不離安用礼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所謂中國在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覿鄰亦不欲見之矣

施仁曰天下至神為造化之主聖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

莊希先曰文王演易仲尼尽得其道而賛之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達

邵宝曰天之精粹流形万物而各從其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楊子法言

問神篇 既哲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怳。經綸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神惚怳而無論以經綸于萬方而並有歸起事係於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礼而言之也或問神。曰。心。神謂精神知已之神言存于心而已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心潛於天則知天心潛於地則知地天地神明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也文王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賛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聖人如天常存其神也所以存神道無不至

舒芬曰惟聖知聖惟龍知龍焉不知聖既不知龍聖道未彰辟猶玩於天否蟠未升蚖其肆矣

王愼中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合道者無分氣亦

成天下之大順至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龍蟠于泥蚖其肆矣蚖蜴也形似龍而無角如蛇而有足一云毒蛇也四區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蚖同區也蚖音元四者四志以淩之也四習也曰習見而狎玩之也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聖人存桑與衆人同刻衆人豈知聖人之志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羑里紂因文王於羑里也曰龍不以爲制爲龍聖人不以手爲聖人手者桎梏之屬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因舊文作序例刪定筆削一皆成於仲尼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樂刑政也或曰易損

亦可知也如孔殷孟軻之流

彼易卦皆有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虛爾故孔子亦不知之何也

聖人之作事豈不能傳明白如日月乎何使後世之斈者徒闇々貌悅之而不漫々能萃其心道聞々和之知說之道

其一。雖惷知闕焉易損其一蓍謂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惷愚之人皆知闕之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連存者二十九篇尋古文又七十六篇其亡過半習者莫知其㒸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易之虛一者非損失之蓋蓍法然也旨失過半者經秦大焚墜之也或人不知其㒸以為易損一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楊子吝之以下文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法可揲數而用故也言彼損一者蓋蓍數之知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也如書者実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之何言不敢虛而補之曰序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十則雖聖有所不淂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失秦文書漢典采集之酒誥之篇內有差漏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斬亡虞夏之書渾々爾。渾々猶淳々也商書灝々爾。灝々猶漫々也周書噩々爾噩々猶言諤々也謂其明正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懷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

貌

鄧守益曰曠師瞽瞽也寒於樂狄似狄造酒皆牙易牙臧師物言也

祝堯曰言雖幽深遠大而不可考驗於今者所謂無稽之言也言子言必有中而不妄

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郭。或問聖人之備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喊聲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聽者不瞽之耳狄牙之甘美能使我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曠也知樂者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雖幽深遠大而不可考驗於今者所謂無稽之言也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滌如江河所滌

…之…曰言為心声書為心畫

援昉曰声発成言尽紙成書古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来皆由於心論聲最痛切

施仁曰淮南太史並称子所得於淮南多矣

告告洪而無能當之者面目之辭相適面目猶面對適往也言面對之時以辭相適也捈中心之
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聲聞也通衆人善惡之声彌綸天下之
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㫚㫚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㫚㫚目所不見
忞忞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觀書斷可識也
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聖
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若大川之流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順之則便
易逆之則不行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
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仲尼若為范蔡之行則亦為小人安得為聖或曰淮
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惟其不純所以為雜人病以
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

倫以訓曰童烏雅之子也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

淮南王安著書一十余万言太史公司馬談遷之文也著書五十余万言其多知弘何其不純而淮也雜謂安作內書外書又作言論言神仙黃白之術近亭

不經多多贅矣。贅疾乃身之蠧者也夫書畫與言不由乎經典為道之蠹亦多多矣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五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文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而作為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賢者立言語不為仁義何必多曰勿雜而已矣。純則巧偽息雜則奸和生○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合玄襍之故曰為仁義夫玄與易判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三摹九欳玄道也玄之準易不亦非乎曰玄之準易非準易之道準易為書也易準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為抵易之書準天地玄之書準曆數餘以為準易也曆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為易則非矣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若孔子在三千之徒並受其恩亡則艱。若七十子喪而大衆乖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

徐五嶽曰當孔子之世周室寖衰詩書缺礼礼樂崩坏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術古書刪詩書而定礼樂贊約周易而修春秋復與諸侯門人更議典制然後各得其所啟明道立教矣在是矣何煩更作書哉故所以

礼末知之何矣。末無也若其声詩皆已廢亡雖札亦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魯得用天子礼樂盡在魯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礼樂弛廢雖季子何由知之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裳而不知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上衣下裳大順之道或問又曰訓。言知五經可垂訓者問武曰克克能言克定戎亂者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勝己之私之謂克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知德者蓋寡安得有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君子之不欺闇室而慎之獨倚必知之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盡勢諸名卿可舉矣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乎此蓋佚王孔賈勸仲尼寧媚

述而不作者以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子云之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為諸儒訂正故無若事可述而屈身莽朝以作太玄則何以明其道哉

於竈也

曰。君子德名為幾。君子所冀者德成而名顯耳

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梁孝王武齊懷王閎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或不修德而何有成名

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鳳聘鄭子真子真言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真

或問人。曰。難知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曰厚貌深情曰。焉難。未論其難所以又問

曰。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東家者也大佞之巧變若影響人罕察識故胡亥終入起高之奸德宗不吳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

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嗚呼人之誰知也若能以之以其以者則無難矣

或問鄒莊子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

周矯商浮造以返真靜其言合于天地行人之常道此所謂德否則皆過言也君子不出諸口

趙瑾曰人謂云既小明以保其身故不取之辰[illegible]于[illegible]陽子之[illegible]身本庭亦有病矣

馬理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夫天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

孟子與人云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信易是以謂之夫易者礼

神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遜遜順虞度也遜順乎不虞之非理以保天命。謂[illegible]

問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誖也。誖亂

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天聰明。曰聦聦乎惟天為聦。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睹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負薪之說

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淺矣。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問楊子亦有所惡乎曰擿我華而不食我實。

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乎。仲尼彌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夫

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致故曰捨我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安

此言諸儒之所以見坑於秦皆亦以聖讀庸行好橫議以非聖故秦人深疾之令此書焚之若是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

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所以運行無窮聖樂聖所以歷聘不暇息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鳥獸不可為鳳麟猶庸人不可為聖曰群鳥之於鳳也群獸之於麟也形性形殊性別豈群人之為聖乎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世及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乎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抏也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聞矣抏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坑秦者非斯乎投諸火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謨謀也臯陶為士與帝舜謀其治道何殺身之有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位洪範言天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仲尼

刹間名 用智明 身之有

其

此言若立乎巖墻之下以徵病招死此身為之豈所謂命乎故不登高不臨深智也

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 宋吳 嗚呼

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慎哉 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可及逐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

成湯丕承也文武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 丕大也 革夏以天不亦承乎 承奉也 淵懿周文王 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 淵深也夫易極深研幾 浸以光大不亦懿乎 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漸也決虞芮訟至武王卒成大勳光大也 或問命 世稱修知之命 曰命天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 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何也 曰以其無避也 天命不可以避 若立巖墻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 日月所會謂之辰 曷來之

命乎人命乎吉人凶其吉凶人言其凶[illegible]者之
也何曰以之[illegible]之也可以命[illegible]之下動而微禍行而招殃
不可違也殺身以成仁[illegible]世大之[illegible]
爲也人爲命[illegible]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illegible]命
[illegible]至天下主有成功[illegible]有道[illegible]命曰命天命也非人
[illegible]文不亦謂乎[illegible]漫以亡大下亦[illegible]
錄大不亦不命[illegible]也上[illegible]天下亦小乎[illegible]重
[illegible]文[illegible]也文以明王承已由小
[illegible]書者達于貞雖多亦何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人也故者言于貞[illegible]之[illegible]

在己用之以諧。人亦宜乎。從諧者衆。曰因以政[illegible]

以貞相而害。曰時未可而謀。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illegible]

不降其志，[illegible]其貞利乎。言非以其有正以[illegible]文德乎[illegible]

之能不非道也。鳳鳥之降[illegible]

大人何第焉。集則進。集食其粱若矣。[illegible]

在說曰。若鳳文不論。曰。未之思也。曰。治則見。亂則隱。鳳[illegible]其具。

不[illegible]非君子[illegible]言於小人[illegible]

[illegible]去之達也。君子[illegible]

高似孫曰：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愚。

陳后山曰：龔勝、龔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不復仕。莽以太子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而卒。言

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譊言敗俗，譊，邪也，妄言也。謂妄言不知而不作，惑亂復生，故敗俗者也。譊好敗則，妄好非聖之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姑息苟容，取安也。宜安鴆毒，故敗德。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雷非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民。帝堯任仁，不能化四凶。或問君子仕。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不諭。曰：未之思也。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遴集者，類集群游，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摯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鳳鳥蹌蹌，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或曰：潛龍何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

吳寬中清矣

言三戴亦是堯禪之重也信以堯禪舜之重為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

邵寶曰由堯之事長蘇可辨

王守仁曰逸士傳堯讓天下於許由ㄴ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

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曰用明保慎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庸愚也翳塞也衝ミ多也言庸愚塞路多ゝ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楚兩龔之潔清矣乎。蜀莊沉冥。蜀莊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以故曰沉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養諸內而晦諸外不苟徇名而求利人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言舉此諸德以論之莊亦寶也何隋和之有吾珍莊也。居難為也。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由即夷矣何覔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累克猶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灑耳莫辨其偽不亦宜乎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而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靈場

天下歸仁由矣 [illegible]

[illegible]

何情和吾今誰也 [illegible]

故其推誰和何以加諸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夷矣乎[illegible]

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illegible]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illegible]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illegible]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illegible]問行曰旁通厥德[illegible]

河嶺

楊道賓曰：韓非知說之難，說下史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說耳。

之威。宜夜矣乎。〔靈坛鬼神之威施於暮夜則見揀虛誕累久之說施於庸常則見信灵場猶靈坛也〕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宜其死也〕或曰。說之不合。非憂耶。〔言韓非憂說不合為非乎〕曰。說不由道。憂也。曰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旁明厥思。〔旁廣厥允也言允所思慮廣能明悟而歸諸正者之謂哲〕問行。曰。旁通厥德。〔言允所宜德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

□皆也論民遠之道則皆焉

言李先生之道者所在蒲于帥門不為不少

許國曰美善也由仲尼夾谷之会孤齊侯去裔栄從盟好之会

寡見篇

假言周于天地。假遠周徧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言幽深弘大之間縱橫廣量之制皆絕去近未始淂諸正譔寡見述聖人設遠之言以悟淺近之惑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生之道蒲門。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時亞策試選補故李不獲已出如淂已則各至其所至矣所至迩文迩言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李者為官也不以策試而好李者為已也為已之李也內為官之李也外々之眞內由南之眞北相去甚遠是以假其少也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或問五經

（眉批：寗芬曰五經有办捨五経皆小説也）

有辨乎。曰惟五經為辨。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體者莫辨乎禮。舍斯辨亦小矣。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以援手而進）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去仲尼雖沒而其人如在）

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今之學者譊譊然爭訟其道之是非也何謂若存譊譊爭声也）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曼猶不也亡猶去也久矣遠也不是為猶徒是為也）（言譊譊者徒是為天下雖去聖之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乱哉）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眉批：頤充曰班固云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illegible]言則周[illegible]賤矣古者[illegible]）

焉……云……
一……其大体
故……多後世
經傳既已乖離
傳孝者又不思
多聞闕疑之蒙
而務碎義逃難
辯辭巧說破坏
形体說五字之
文至于二三万
言

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鞶大帶也。帨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而曉。或曰：學者之說可約耶？曰：可約解科。言曰可令約省，不但當使得其義，故不失其科條。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荒乎淫，拂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奕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爾。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逢也。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鷦明沖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乎。拔鷦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沖天，適足以為累耳。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

賈誼曰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王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櫓[illegible]之盛也

此言海以喻聖雖航以喻政航人以喻儒楫以喻勢

趙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史記漢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乃魏之宝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大行常山在其北大可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帝以德為主則大公呂望何以加之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燕其無觀已。五伯而後至于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或曰。秦無觀。奚其兼言秦無所可觀則何以能兼有天下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者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

村右元曰梟定公十年与齐景公為夾谷之会孔子摂相事景公惧遂帰所侵魯鄆讙亀陰之田

王惟禎曰有若訊十二之稅揚子貶權利之劍

何孟春曰数句律條之斷劍

真儒。故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曰否。奔罍之車沉流之航可乎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秉國者其如秉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權利而國用足。盍權諸。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權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天亦匡乎。匡正也時大旱卜式曰独請烹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天正之。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秦毀滅礼義專作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声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楽也晁錯曰秦法令煩慘刑罰暴酷夔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非其夏時而湯以失望其燠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之徒治〻不可以至矣言秦治之時之利非秦治也

或問處秦之世抱用之書益乎。曰譽世寒。貂狐不亦燠乎。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亦燠乎。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嘆其秦之無道也 非其時而望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秦以刑罰嚴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 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言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為本是為天地亦大矣秦故以万世之君天地止以二世滅也是違秦亦大矣

□曰灵后□□有泰否圣有出沒皆不常然故圣人之出沒繼天道之否泰所以測济万灵者也

申時行曰圣人詘身以行道語曰子見南子又曰又其亡也而往拜之

圣人擬天下而參諸身此楊子因上論圣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與之言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諸範。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群品經綸以制度而為天下利譔五百。言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独運能在其道則墻與可量哉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出。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数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詘乎。詘與屈同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不詘謂不順從靈公而対以俎豆之事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此言見南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対灵公是道也將詘之可乎雖得天下不當

此或難揚子以有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於是則仲尼之歷聘為非耶按通制漢儀浮徐時之義而楊独許此二生若盖譏其悪孫叔之面諛而离秦儀且歆自明揚之志不欲莽改作也

或子九日以後倶論孔子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当

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揚子之仕於莽亦斯之謂者乎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通歘起礼樂礼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変遷固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易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耶。開謂開布其跡於国侯之国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法也如委已而從之。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規矩準繩猶制度也言委已而從之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知孔子則不然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

言夫子所順者道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強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捐之

呂吉甫曰地貴以位而富以才聖人貴以道而富以教无倫數矣利及万世非大而何

熊仁曰孔子相魯齊人欲敗其政選齊国中女

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用其人當從其道從之則棄其所習。習謂故常所安逆其所順。順謂情志所欲彊其所劣。劣謂彼所難能捐其所能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德故當捐之衝衝如也。心相逆闕之貌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載道術何所之也曰之後世。君子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迂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關猶言管也樞要也天下之道管是矣而百王之法一是矣蔽天地而不恥。閉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無所畏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何。可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曰。若是則為去乎。言不見用則已何去衆去衞之為乎曰。愛日。曰

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于政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遂行而師巳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巳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巳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

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雉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無妄也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妄忘也天以未欲天下太平而忘乎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天得之者也如欲太平也。舍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佗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立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群目非日光无以辨色群心非聖道無以表正渾渾者廣大疏通之貌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

陳后山曰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而已聖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然後覩星无不順

五經之支離（嫌雜了）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庸用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擲漢尚黃老而史迁班固之徒各称老子之妙而詆毀聖人是以或人問難多此類）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而尽）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聖人之道神明之道浮其小大各有所成就如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獸折之齒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諸侯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屆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晷觀也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而已聖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然後星無不順觀星之隆盛亦觀德而已）或問大人曰無事於

規星之隆盛亦覌德而已

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于西而漸東滿

上言周秦之士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豈然而秦不然也

小為大大。賢者志大之謂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瓏瓏其声亦猶君子清令其德音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光消虧於西而漸東盡其遡於日乎。遡向也夫日行匝一歲而周天月行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

彤弓盧矢。不為有矣。周之制諸侯得肆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百旅矢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終而待賜於彤旅弓矢哉故曰不為有矣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于斯矣。聆听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之為君者力听周秦之踈闊刻深明視士庶之行隔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

性者天然生知也強者習学以至也雖小大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

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撤正之也人之一動一静而不失其善者以有制礼之也

此矣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礼者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陷之奚其彊。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書曰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俟倨肆不学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陷其果亦易之也設若礼道不難如驕陷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乎哉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巳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次鳥獸草木也。

弇州山人曰聖人之哲動則先知故次之五百

張之象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之四国叛周公東征二年而歸四国于是從王命也

先知篇

立教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譔先知。

聖人逆于事机吉凶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化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荅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

知其道者。其如是忽眇緜作昞。忽輕也眇細也緜遠也昞謂昞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月之視忽輕眇細緜遠之物皆昞然而見也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

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為政有幾。幾要也曰思斁。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

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荒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徑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

先知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

聖人達于事機吉凶先見 [illegible] 或問先知曰不知 [illegible]

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綿作昞 [illegible]

先甲一日易後

甲一日難 [illegible]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

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 [illegible]

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

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轅濤塗其斁矣夫 [illegible]

於戲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 [illegible]

書以光入。赦其[illegible]不[illegible]六合。琴瑟不鳴鼓不眼

文。車服[illegible]以明入[illegible]之車服以彰

足。移之。當此也。聖入文[illegible]者也[illegible]

三動也。當食入之食。主本人之[illegible]入不足移[illegible]終入不

謂三動。曰夜[illegible]遷。一動也[illegible]二動也[illegible]辭靈

日新。無知[illegible]何故陶民所[illegible]曰民有三動。曰何故所

之以各引之以美以[illegible]使之陶陶然之謂

政入取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illegible]

入者。庶入者。危者迪田畝[illegible]

曰先入者。斯入斯病者。察死若[illegible]入祭之[illegible]

其[illegible]矣[illegible]

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懷也召公聽所訟于小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皆其思矣

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通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歎。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勤於進矣）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以美譽而厲勤之以美善而引導之則喜於行矣）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怠非日新而何）或問民所勤（勤若）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驕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農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也。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材質刻而昔之文而藻之）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亦彰貴賤）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歌於管弦詠其德美）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后世）俎豆不嘖。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賅。

視堯曰大綱謂大道也禅位于舜禹孟子所謂天与美則与長也

撲昉曰礼樂征伐当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専命征討然其所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実予之存乎公正也

則無以見聖人矣。（言礼存故得观聖人昵鍾鼓之声也昵與隱声相同隱陶皆声也此皆謂質野文而已）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将来。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潦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好於存公不恤私也）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相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

礼楽征伐当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斉桓晋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之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

犯法則司獄在若或亂。如有司若患其紊乱曰綱紀。提其綱正其紀則有條而不紊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国之紀納大夫士各紀其職乱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日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身躬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覈察其人考其動績也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言尽絵刻木以為龙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雖非真龙真龙而設致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或問政核。核実也問為政之実曰真偽。用真人遠佞也真偽則政[illegible]

馬理司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典

施仁曰弘恭與石顯皆以坐法觸刑為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亦以中傷人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奏鳳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于湯、明法令當受人金

（善〻明則真人顯惡〻著則佞偽息真偽審則政事將核也）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不核

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

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群。遁離者是聖人乎。（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雌之不才其卵毈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毈卵謂坏而不化野有村而無礼）

或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刱也）曰吾不如弘恭（弘恭與不顯皆以坐法觸刑為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亦以中傷人）草奏。曰吾不如陳湯（陳湯字子山漢成帝朝王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湯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草奏卒以此敗）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壞。（甈燥也壞慢也言未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

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

及中則躍其近於中矣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日昃明盡言昏昧也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棄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為國不敵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筭乎夫美者不運筴籌不能定其数治国者不陥法度不能

鄒守益曰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與顯明言真偽之分也

林希元曰渾天落下閎解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曆度祭邕本名天体者

重黎篇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槩諸聖。或抑或上皆不齊等故救論其要一以聖人之道槩論之譔重黎。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生也僚官也少皥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曰近羲近和。堯有羲和之官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

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假黃帝也

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陟山川病足故行跛也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讎偽者必假真。佀匠也欲肆爲必以真使人信之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嘆曰渓矣規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偽之分也

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閎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耿又為武帝筭度之

[illegible]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槩[illegible]

[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正

[illegible]

[illegible]吳王[illegible]吳未至[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之[illegible]言於王之後之靈而章[illegible]三年[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將伐吳[illegible]吳曰[illegible]吳[illegible]

其[illegible]亡吳矣不以吾[illegible]東門夫差[illegible]之將[illegible]種[illegible]不靈[illegible]東[illegible]

吳無赦[illegible]有[illegible]無[illegible]吳[illegible]不[illegible]美吳將伐吳不取[illegible]曰[illegible]必取[illegible]吳[illegible]曰伐越有

越[illegible]請[illegible]為[illegible]子胥諫曰吳[illegible]可[illegible]去[illegible]曰[illegible]

用[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去[illegible]用不能去三諫不從[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然後[illegible]皆不由[illegible]吳王[illegible]

[illegible]吳作亂[illegible]王[illegible]人[illegible]三人[illegible]曰[illegible]

入吳之[illegible]文問于齊種[illegible]田[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神也何也曰[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

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政官々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称皇帝今言始皇

耿中丞名壽昌為言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請問蓋天。欲知蓋天畜也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在若亡。聖人曼云。或問子胥種蠡孰賢。田子胥吳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謂進專諸於闔閭吏弑僚破楚入郢。郢楚都也鞭尸籍館。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臺出其尸鞭五百然後已籍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皆不由德。自俾吳作亂至籍館皆志在自報其仇非用德者也謀越諫齊不式。式用也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礼可去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々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蠡不彊諫而山棲。責其不彊諫於未敗至使句踐棲於會稽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將以報越欲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句踐不聽遂與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

[illegible]而亡者[illegible]六[illegible]帝[illegible]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太山禪梁父而天下成一也

[illegible]曰此多數章愈覺精神

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吾膝行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盡疆諫而免此敗 又終斃吳 勾踐後用范蠡計果大敗吳遂復讎 賢皆不足卲也 言三子之從師無名焉若以吳王夫差遂自殺 賢者謙之俱不足以高也 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 美蠡功成身退於此舉最為善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暴亂之人 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千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保人事乎。言因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峙之乎 曰具。三事備有 請問事。問三事之目 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開定賞罰於是遂彊而蠶食六國修人事之效也

錢福曰論六國所秦

邵宝曰赧周赧三也言秦自襄公始爲諸侯由孝公以来孟強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弄天下盖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曾無毎以制之

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裕佐在藩臣而胙于郊祀君子惧焉如大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礼何節

保〔保問地〕曰東溝大河南恒高山西汞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激問時〕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始皇欲斷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鋭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明弱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者遭時也〕或問秦伯列爲侯衛〔羅衛在外侯望天子〕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言天子用礼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其序〕節莫差於僭〔言五等之礼各有序不可僭僭礼之差失者莫大於僭〕僭莫僭於祭〔僭之大者莫大於祭祀〕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盗土地又盜祭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来者周之衰非一朝一夕〕昔者襄公始僭西疇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内各以兵力來侵攘肌及骨赧獨何以制秦乎〔周自迥王下[illegible]加之[illegible]秦[illegible]〕

始皇自天下凡十三年□胡亥立二年為趙高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伯王故云十五年而楚

田時行曰項羽自立為西伯伯王王梁楚地九

強秦至始皇卒威之所謂大捆將頓非一繩可倚豈赦王可制乎 或問嬴秦二十六載天下

秦嬴秦姓始皇名 品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耶人耶曰具天數人事相符默定 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槩乎周宋諸侯流於十二國當是之特高祖無尺士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 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卒之屛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屛營徬徨失據之貌言六國相與陵弱周室適足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遽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淛天下 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徼天下孤睽猷道也言秦之失道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無防衛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 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言楚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王也 擅楚之月有漢刱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 曰

卽都彭城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為王于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幷之計遂聽鄉定三秦追羽至江東曰專天下由是頊事兼之

要方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要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之興敗或用其才良或專其權变或上其寄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羣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秦縊伯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為江西者分敗也羽與江東子弟與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也曰天胙光德而隕明曆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天庭謂天帝之庭咸皇皆帝錄之義是生民之顯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彊閱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閱鬬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藉狼籍也離亂也三正天地人也胎藉猶言傲擾也黎苗九

[illegible]龕宜讀如戡克也假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得以關中待之如何

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或問義帝初矯義帝楚懷王之孫也胡亥二年沛公與項羽共立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遂尊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天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久矣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鋩如劍之力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或曰勿則無名如何言不然則為秦臣者無功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令善也焉安也言所謂名者宣言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為善且忠未盡而身已

滕昉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諫始皇曰殷周之三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天何以救哉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技有曲也

見害為之逆矣安可謂善哉或問淳于越曰伎曲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諫始皇曰殷周之三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倚轉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佛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技有曲也請問問技曲之自曰始皇方虎例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技矣虎例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與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亢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技也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在咸陽每暴虐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辨歟項羽欲東遂下卯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又為新亨案漢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亨殺也未辨者言韓生未能善辨復其都咸陽以免其殺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

頭克曰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祖父

宜乎生謂韓生也按項羽既殺子嬰燒其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霸羽見秦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汲謂人為木侯雖見烹亦宜矣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劘義如摩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訐其事所守皆康母后之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之摩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諫瘦危之道也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甘羅甘茂孫也以謂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一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或問酈食其說陳畱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食其說沛公以陳畱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忌其慧載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

司主也揵音捷
鍵其壘坊鍵籥
匙也贊者所進
在礼見有礼則
從之小人所主
在戲見賞隙而
欲拍鍵強入乎
此言胡数事皆
不忠歎于何所
用其忠乎

里覫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辨勢之然也
何式夫蒯與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式今楊之意言君
子之所謂辨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辨其身如仲尼之於哀周孟
軻之於戰國君矣以辨說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
夫孟取之也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
忍背漢遂緃通通說不聽惶恐乃徉狂為巫祇擠也謂其談說君擠排使之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
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巇隙也曰巇可抵乎巇嶮巇也言若設巇嶮之詐謀以動之其可抵乎曰賢者
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思
以晉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為不可秦聽之是其盡忠至作相李斯楚上蔡人也歎嘆曰吾以忠死
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逐晉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
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幸
相他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
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謀之而見怒恐誅乃作

沈括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且至于親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

之也 霍光數事

之書以阿二世之意其書事皆非忠直霍或人以斯非忠謂周霍光忠節曰始元之初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群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群國推酤開鹽鐵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擁少帝之微昭帝立年八歲政事一決光光既因曰誰邪立宣推燕上官之鋒始立之明年燕刺王旦上官桀特謀反皆誅滅之處興廢之分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〻立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七百二十七事堂堂乎忠難矣哉堂〻勇貌言此皆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能至顯不忠矣顯光之夫人名也使亭于御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少女成君為後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棄市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馮唐為郎而對文帝曰陛下雖有廣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挫欲以激文帝耳二于親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德用士則闕之人於德又何如曰罪不孥宮不女出官人嫁之令無怨曠館不新仍舊制也

餘耳相與為刎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班固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此段全論不食言之德

陵不墳至於伯陵因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惟仁人之交不以利勢而以德彖問餘耳陳餘張耳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之交雖不変其初然以朋黨陷於人戮亦不足責也君子彖之與比或問信曰不食其言孔安國曰食盡其言為不實、請人曰晉荀息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如其濟君之灵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趙程嬰公孫杵臼晉景公二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子走公宮君程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宮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屬信之人攝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在姬為趙嬰之亡也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俱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曾不踰歲謂之遺腹遷之妄也秦大夫鑿穆公之側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鍼馬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塟則鑿其塚曠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訊之曰訊穆公也至三

……布勇者乃不免鉗為奴安能忍恥如此

邵宝曰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告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買金賞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

良則不食其言者也問義既聞諸侶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義乎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之信驗義則未也或問季布忍焉可為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構求千金周匿之乃為奴賣與魯朱家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為之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覩項羽肅烏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耶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顏淵簞瓢不改其樂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無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賢薨玄當襲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欒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同歛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阨見滕公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

[illegible]見帝宜久

[illegible]

[illegible]齊[illegible]而魯[illegible]之不至未壹之下

[illegible]

或問[illegible]曰[illegible]入[illegible]不諭請人曰[illegible]

[illegible]

明[illegible]不為也[illegible]

可[illegible]尚[illegible]傳[illegible]東[illegible]

秦[illegible]晉大夫[illegible]

其言則不食[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田[illegible]明[illegible]王[illegible]

二月[illegible]

[illegible]吉[illegible]帝日[illegible]

[illegible]之書[illegible]大[illegible]之不[illegible]

問[illegible]自[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

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

施仁曰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奸而焚其廩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假侍婢閭肅之而無實反獲其罪

疑嘗與鄭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瞿安國稱病去宮陰從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或問臣之自得曰楊恐不諭舉其人以明之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丙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為太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四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四金將軍日磾為人謹慎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相丙吉自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中吉嘗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之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與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立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明為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奸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俾閭肅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或問持滿曰扼欲楊王孫裸葬以矯世揚王孫武時人學黃老之術祈侯曰蓋聞古之聖王

王守仁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淵亦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未入聖人之奧者

不忍其親故為制礼今訓越之旨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裸厚葬也曰矯世以禮若用過乎儉禮喪過乎哀而裸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尚上也言君子矯世多以礼乎當以裸乎若欲為厚其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舊葛溝者為尚矣何以塟為或問周官。曰立事。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矣左氏。曰品藻。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矣○品第善惡藻飾其事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不隱惡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迄乎漢道。迄至也德行顏淵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譔顏騫聖人之道豈不大哉賢哲所詩以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容有差品非無次序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在寢。或曰顏騫曷不寢。淵騫亦有文章者世何為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

[illegible]而[illegible]日聞所不聞見

[illegible]以揚[illegible]其

[illegible]在曰[illegible]曰頁盡

[illegible]文問[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名 將[illegible]之聖人

[illegible]過[illegible]開[illegible]書[illegible]名[illegible]

周禮論

[illegible]事[illegible]大史[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文問周官曰[illegible]天官[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則[illegible]尚[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世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令[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

也其流行。文人之問[illegible]也魯仲連避而不詘

之會曰愛者義乎[illegible]不以齊[illegible]則夫死生動其心於勇

[illegible]也[illegible]曰何也曰何也者言孟

[illegible]為[illegible]太子[illegible]刺秦王請問孟

可移高大議云問以力為能[illegible]曰何也[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也推[illegible]移高大言[illegible]百[illegible]力[illegible]推王[illegible]大與王

孟之徒子[illegible]士有積力而好[illegible]力[illegible]舉[illegible]力[illegible]秦武王

之文[illegible]力。[illegible]何力舉烏獲之任[illegible]也[illegible]力[illegible]烏獲

[illegible]人[illegible]絕力[illegible]曰舉以為功[illegible]非絕[illegible]

[illegible]

言其實知何也其[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此言[illegible]所以詳聖人而[illegible]攀龍鱗附[illegible]鳳以揚之執之類雖而四后之人不可及也如何其寖如何其寖言其道愈不寖也

此言孟軻養浩然之氣者

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言非正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所聞有所以學爲賢哲君子也匡於文章何足可爲抄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絕德耶。是皆德之殊絕力。絕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耶。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士有力好戲力百斤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而死抃牛亦多力也呂氏春秋曰逐擒推移大蟻高誘云桀多力能推移大蟻因以爲號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荊軻衛人也爲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答以俎豆子雲應以德象魯仲連傷而不制。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節遊於趙會秦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爲帝而仲連説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

弇州山曰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中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

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萬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之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傷循倨慢也剗循整肅也言仲慢於爵祿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

藺相如剗而不傷或問鄒陽鄒陽去吳之梁然否曰未信而分疑慷辭免罾幾矣哉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說之孝陽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固亦危者矣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于國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楊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辨明之

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而知葬則吾以疾為蓍龜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未來之安危亦如知葬則其神智如蓍龜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昔周武王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西

司馬遷謂蒙恬所謂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言與遷同故備載以見始末

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路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記曰文王卒塟西山孰愈。問西傾東并誰優曰周也羊。秦也狼。周衰弱如羊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尸有餘。忠不足相也。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不韋罪不由道用貨財而僥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蜀徙蜀飲酖而死是激取國權以易宗族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穿窬者伺懷藏而得之不過一擔石而不常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雖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常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秦

[illegible]白起[illegible]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敗卒四十万人降起乃挾詐而尽況殺之故楊以為不仁

呂祖望曰三士所死者非吾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斷案在末一句評品有筆力

沉括曰蕭何規

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白起李秦為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平長既殺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乃挾詐而盡抗殺之故楊以為不仁翦翦問王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言翦之助惡也牙欸謂切齒而怒也欸怒声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要離吳人棄家而為國殺其宥家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楊其灰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殺死也焉可為義[illegible]蘇蘇被蘇而死也政也政聶深井里人也問其義乎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軻也問荊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

朔於前如一曹参奉顏於后不失也燕太子丹以荆軻為上卿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副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之利士首與燕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奉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期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走箕居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横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鳳鳴謂孔讀也鷙翰謂秦儀行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者其言與上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托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覈因而記之楊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

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交聶政政後仗劍至韓刺殺俠累因自皱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姊榮知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曼光也言政知姊之忠到[illegible]皱其面使人不識誅乃取全節者也

難讀如字[illegible]口才也[illegible]謨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楊子言驩兜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

乎。跡不蹈已。跡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跡 曰昔在任人

曰難之亦才矣。才不才。非吾徒之才也。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也 或曰奔壘

之車。沉沉之艫。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欲救之 曰否。或曰焉用智。夫智

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 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後索衣

裘。不亦晚乎。秉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

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

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榷諸。曰譬諸父子。為

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匡正也詩大旱卜式曰獨

請烹弘羊天乃大雨成之所云不亦天匡之乎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和之亦可以致平

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秦毀滅禮象尊

此言秦世之樂服貂狐二裘之衣寒可以禦寒而迴爍伏秦世之醻掬祝象之教亦可以斷迴政治

行人所不能與時也

在刑法譬如琴瑟作節淌之調而使變因以鼓之不能致正声矣言修黯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特獨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存居秦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

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言貂狐一裘於体雖燠不能救天下之寒周易一經於是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

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何必貂狐之為燠若用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

曰燠哉時亦有寒者矣。嘆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士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

非其時而望之。君子所不貴

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

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之文帝寵任鄧通至使慢禮嘉折之

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袁固生以治詩為景帝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因而為清

卸守盎曰郅都寗成張湯杜周之徒韓詩外傳云無為虎傳翼將入邑擇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最為可畏

王大傅父之以病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太子
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之
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
明堂掌竇太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亦疾免　灾異董相
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灾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
蕭何規畫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　滕灌樊酈曰俠介　此滕公灌嬰樊噲酈商四人前後輔俠高帝　叔
孫通曰槧人也　以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與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士敏款　爰盎曰
忠不足而談有餘　爰盎既殺晁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是談有餘也　晁錯曰愚　甚策諸侯削任
七國既反令盎得行其說智而不然自明朝服斬於東市　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　以此
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甚之甚也　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
齒然也　楊既以蚊喩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房也今以下無答文者蓋楊部其不答而強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

祝堯曰王子貢名遵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強不避貴

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致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也褐傳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没終也齒年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産公儀休孫叔敖之徒　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　佞華。曰不料而已。料度也夫佞華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机穽亦不度者已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誤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款知此二人用心詭近聖人之道　曰仲舒欲為不可得弘容而已矣。仲舒欲施礼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

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潔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遵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強不避貴戚　斯名卿矣。將既問名卿次問名將　曰若絳侯之守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長平冠軍之征伐長平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　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

□□元曰朔嘗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欲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聖渠觀賦諸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

接舫曰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是

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荀卿曰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也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談諧射覆隱語之類也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或曰隱者也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為世稱朔使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佯狂而歌鳳兮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固實也言隱道實多端故嘆之干下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有文而不遇者儒行曰言談者仁之文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

沉括曰陳立材姚董假請莢甲之帳者閔如霖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美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可所比哉句法斷案有力

按鄉原謂所至之鄉狗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謂所至之鄉皆譯訓使人

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彼之隱者，猶為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接輿子共而隱以避

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害。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問名。曰：詼達。惡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譎，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

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毀譽加仁是賊傷仁義者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元未聞其為人也如何。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

按王貢力學苦已而名著海內豈必遇仲尼乎

此言星之明非華藻之能致以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宜位於朝故也

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紲惡夫聞餓夫夷齊紲臣柳下惠也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議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麗諸天而後天下見之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言仲尼在不仕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王所楊而後名顯也仲尼雖有賢德而特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耶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愀然變動貌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賁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問其言條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

張之象曰君子立言宜通圣人之法

此言撫輸之揮斤后羿之激矢俟君子之言行素習於内發中節學

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斷行不恥孔子憚焉　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蠢動也迪當訓為蹈蹈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蹈履於法度　旁開聖則。開通也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　譔君子。君子小人在ノ所為而已擇而行之區品彰矣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問君子何以能然　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水性則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　或問航不漿。衝不薺。有諸。摟航不擢漿衝車不載薺　曰。有之。或曰。大器

[illegible]理曰公孫丑上我知言此加一允蹈字面出来更实勝

按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非子思孟軻此意非他數家則偶脫可矣至于非軻伋則邪說也言荀卿不當非軻伋

獨不周於小乎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器施於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小子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佗也非毀也數家諸子也佗脫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汎此則華詭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爲不異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睟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睟而角擂中礼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純淪澤也玩猶珍也廉淪也隊乎猶言口業之知隊似不可形狀也或問仲　之術周而不泰大而

邵寶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泯或何東者亦入沱漢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諸子之道雜特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

批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若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奇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者刺客游俠之類皆不

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與少有可取焉）採必也儒乎（聖道於是乎在）乍出乍入淮南也（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乍出乍入雜而不純若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司馬相如文雖麗施用則少）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而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遂伯王為君子之類亦多愛）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或人既問楊子主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而雜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言今之不純於聖人之道者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豈可導而果之哉誠為不果純矣）人以（以）

此言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

[illegible]奇也[illegible]甚矣淮南子之傳言不果全於聖人之言也

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而已今大行復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舞其事惑乎衆知淮南遊仙金化之說鼓動未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

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言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不可多變也

曰聖人固多變聖人之道事常隨時應物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

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illegible]此論六子猶孟子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体顏閔具体而微之謂也夫天[illegible]成聖多變然後有序天變隱於萬化而雖知故曰天[illegible]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矣天之爲也[illegible]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藏不爲少也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

林希元曰仲尼之於魯用之則扭相七輔夾谷淫女樂廢膰胙則歌之而行

生同貧富賤此莊生

言之多端也。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旨趣恐聖人變意而言故云多端 曰子未觀禹之行水乎。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固者聖之礙故避之 則行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與許人 何。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倦者也。倦怠也 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以昔乎顏淵以進為退。天下鮮儷焉。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若然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 曰必進易儷也。必退先儷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

……論或人問

沈括曰知天地之變陰陽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是不通於至人之旨君子之道名曰技藝

神仙者謂之一羽化輝光而升天

作此者其有懼乎。懼謂有憂患不可避故作此論以自寬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贅贅。人好生惡死者貪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着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說徒贅〻然須吾耳通天地人曰儒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始于太極成于五行主於至神運於六子嘗於聖人是謂通之故名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作為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龍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

是名生也其實則降年不永而死矣故曰實死

此言忠臣譬々於事君孝子彼々於事父何暇之有此言顏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

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彙類也仙者皆有盧名而無益於事實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期語。曰語乎者非噧噧也歟。惟噧噧能使無為有。噧々然方士之虛語耳噧々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言無以為其實有與無非問也。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問也者孝弟之問也。言惟問忠孝之士耳忠臣孝子偟乎不偟。偟暇也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惟修德可以益壽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庸以長生為壽聖以不朽為壽顏冉有德故不朽耳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

世

王慎中曰孟子告方章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ゝ之至也

施仁一曰木欲靜而風不知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養親惟日

……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忠人況己人歟己況人乎盡誠於人曰忠

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寧奉也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道甚大譔孝至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孝所以敦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速乎孝乎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王德也父母子之天地歟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大地不取足於萬物也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夫母雖為子天地然侯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事父母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

不足

按不賓孝孝子盡情極思而存乎親何暇乎賓之愛也

按子雲方論孝至而拘以万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盡所以

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 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見其居處笑語所樂是所存謂思而見之 以祭不賓人而不祭豺獺乎？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 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行謹官至二千石 或曰：必也兩乎？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為美乎 曰：無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 子有含斂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言人有自貧食其斂縕被絮而能致滋牛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為偽何如也含斂非食縕絮惡食 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

謹君臣
□□未也何亂
□下之重莫大
乎孝未有天子
而死父也故自
天子至于庶人
其礼雖異而其
為孝一也夫孝
君行之于上而
臣行之於下則
四海莫不孝矣
四海皆孝則忠
臣得矣故曰求
忠臣於孝子之
門由言之子云
所以重
君臣亦明矣有
旨哉子雲也学
者辨之

也言該有人假儒衣而讀之三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黨乎不輟則亦可為孝矣三
月者時變也一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可為儒矣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
則輟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為名之名其至矣為
名之名其次矣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
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勗之而已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
矣庳下也此所以微言賬乎漢臣而為王莽之將相者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兮
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
功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蟢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以
泰乎謂富貴者如此無泰侈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
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青絲綬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

大抵災異應時君之得故子雲以德為本異為末

不由其德而佩循為泰矣況循天乎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能一勉而修則五得之矣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乃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嚚諧和也頑嚚舜父母讓萬國。以禪禹也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乎。此子雲黜力而尚德焉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若順禔宜讀如禔尒雅曰禔禔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正其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偭覆其上篡位殆揖則恭乱其下矣或曰聖人事異乎。言聖人亦以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德盛則無異異亞之。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倚而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德[illegible]之木能資生斯民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一人之得心也。

[illegible]知哲當為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知之俊者也秀謂材秀能德行使顓出於衆秀之人者也

王守仁曰齊桓公會諸侯于陘[illegible][illegible]屈完如師[illegible]南來[illegible]桓公[illegible][illegible]召陵与之盟以[illegible]楚

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為心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illegible]邵美也是孔子之徒歟。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顓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擬度也動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於礼為是為非或問群言之長群行之宗。曰群言之長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習見治世之事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緼亦乱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

康海曰此言漢世威澤之遠黃支南蠻去合甫日南三万里大夏西東去中禁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

□□□曰泰和之言留皆嬉麟鳳之時儀儀然有豢師師然衆蓋其至也

中時行曰謟謟夷衆語貌北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繡之衣常帶我金竿犀鑣之御常珍之膳以

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乱亦謂習見乱世之事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漢之有德信能懷遠服人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茫茫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猶言夷族也泰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我邊疆而犯主人又圍国衷師焉無禦戎之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言帝世泰和麟儀儀而馴鳳師蹡蹡而多德之至也螭虎桓桓。鷹隼䎃䎃。未至也。未合至德或曰詡北夷被我純繢。帶我金犀。珍膳寧餬。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高祖困乎平城文帝不云悄勞之恥孝武丞興邊略實爲兵主矣正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捍禦此靈盖漢神灵之祐豈可不享之乎龍堆以西。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

[illegible]孔之盛
乎南單于呼韓
邪稽首為藩蔽而
漢賜之冠帶衣
裳黃金璽大官
御食之類

倫以訓曰粲然
明盛晏然以和

按載事也天運
行不息是其勞
也成造化之事
是其功也

漢家不爲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爲郡縣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也朱厓之絕。捐之
之力也。朱厓東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勸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係不損威元帝
德之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君人者務在殷
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
也粲然明盛晏然以和享于鬼神不亦饗乎。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其祀也天道勞
功勤勞然後有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月也考成也載歲也曰功。
周以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机衡周
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
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歌不止於阿衡明其篡也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其庶矣乎。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晝也盖子雲覩莽之強篡而立復是懸如

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辟雍以示
王諸言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光武果定豈非驗乎辟廱
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
矣夫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廱學校
禮樂輿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
措者以是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役則唐堯之治矣夫孔
子刪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

鄧山曰通篇議論國之所以不治在於不用賢尚賢則治不尚賢則乱此等議論即吾儒不能易也

舒芬曰大意俱見於此下是更詳說辨論

尚賢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

呂補曰章法甚高

馮叔吉曰下俱是尚賢之效富貴遠近親疏爭勸爲義尚賢之風何以使之彼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皆其效之所必至矣

楊道賓曰又推至遠鄙郊外并[illegible]廣極其效

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

[illegible]中曰一物一術字眼甚工

袁了凡曰用人之門只務欲尚賢使能誰能出其門而以他道取諂進耶

傅夏器曰此見乎者尚督之公心

邵守益曰引堯禹湯文用賢以明尚賢是宜敘中宥及襲

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

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報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之

高似孫曰文法錯綜

呂補曰有收拾斷結而意味更悠揚

張之象曰歸結正本上有收煞

許国曰冒頭立意便有高迈

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

……亂駁也

姜寶曰詞既純正意又根若支撲辨論俱是道門內說法持把兼愛立个眼目未入門墻者不无駭听

申時行曰觀此則儒墨未嘗不相悅韓退之云辨法於末孝各

自起焉能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

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

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

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

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子虧而自利兄

自愛也不愛弟故弟虧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

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

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

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

此篇之論。常存之以化殘忍。嗚呼。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儒

務售其師說以自崇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舒芳曰如此做是既與浮屠呈象

林希元曰是家說到国与天下一層高一層

馮叔吉曰就君臣父子說来无可破除

老防曰一篇主結在末一句

國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故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

道之所以独高於二数也畢

陳后山曰直從源頭上起如江之岷山漢之嶓冢皆從岷嶓下來

楊道賓曰三段述下詳陳衆害之所自後方推本還原章法甚佳

唐海曰把衆害之本原推究出來作个入門時開口

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强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與今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衆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非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

姜宝曰眼目雖分兩柱歸重要守一边

撄昉曰人生一別心則利害所在尔我形骸必至於惡人賊人能要以易別則視人由己乱賊不生豈非復古初之一大机会耶

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由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由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

[illegible]曰一一[illegible]家見解作設論人試求兼之所自生別之所自生究心細玩能與墨道而尽闢之爲巳甚之行者幾何人耶

王慎中曰此段許多說話机括自可見

何孟春曰論辨之士須說个人來攻擊辨護方能了自家心緒明白

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政是以聰耳明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必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母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

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
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
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
方也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
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
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
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
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
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

閒也無言不行[illegible]

行[illegible]若二十[illegible]言必信行必[illegible]言行之合[illegible]

之說[illegible]之言若此行若此[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以[illegible]士於天下[illegible]古[illegible]文[illegible]則[illegible]

者以[illegible]其文[illegible]可以

害也[illegible]非士之言不[illegible]行亦不[illegible]曰[illegible]士於天下

[illegible]不[illegible]不[illegible]理[illegible]士之言

[illegible]

二十使其一二十[illegible]一二十[illegible]士之言曰

[illegible]有[illegible]不可用[illegible]進[illegible]以

呂吉甫曰設為二士之言發明本意

楊道賓曰墨子於人情世故上洞破得直得何而相利若何相相害皆一一窺見故論說獨至

[illegible]居曰兼士言行親切愛利令人心腸俱生慈[illegible]必不[illegible]

雖然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為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illegible]

…子…辨…詞說謂…到所以一綴篇章歷歷動人此文其大較也

馬理曰直叙中有委曲婉轉

林希元曰又高一層設為二君之言

倫以訓曰先有明見在胸中方有此議論

行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之身若用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

[illegible]

[illegible]

一者非乘使其一君者乃別法[illegible]能為君謀

以擇己而不可以擇君始皆而已進入既以為二君使其一君

公孫丑之徒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盡孫之言適未止也曰吾下

言而非盡擇行如今言行也不盡天下之士而合用盡而非

以也天下盡惡夫讒諛非盡之人恐寧己諸之務於眾之行是也

言而言之不盡不盡之而有以今乎求道之有其乎以以為盡其事

徒事之言未及之可識也然而身非為求事來聞朝林以[illegible]言

難行不言直道
行於一鳥敵近
罪當曰再指前語
承於一歲
第十二君一反
相與之臣曰說矣
來之否也
此可以世主中
所言所行知覺
邁開曰進矣

[illegible]

而必從其義也。言而非義則必言行也。不嬌天行亦之

非義者何將也。故以為當其然也。天下無過失大過失雖難義

廢有道者以發號施令者也。若言已出矣不嬌諾之二

言行人合體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則行間令衆乎之

之二君者言相非行相反。盍審其若二君之言必言行必當

之樂而行之豈可空理之變。是之言善也行善也舉而善

哉。故德可以為明君乎天下。是故退路暢[illegible]

然行亦不然曰言開為開故必天下之[illegible]

[illegible]

黄道開曰兼君所言所行如是此可以世主中求之否也

頭鶚臣曰設為二士二君一段深於一段

錢福曰將前語再踏一層愈見懇切不意重複

馮□吉曰此轉
□□□今后人

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將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

不言[illegible]說坯[illegible]句篇中許[illegible]節許多辨又拔其首尾又若一氣呵成自呼自應无此断續痕跡

陳后山曰又進一層援古證今綿綿延延自是實事實理

鄭守益曰自古無論正人邪每有論說俱有聖

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太山以越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太山以超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

禹何不兼愛者苗而必征之固知兼愛之中亦當分差等也須反復透言要不出偏之一字何若古聖賢以一仁字該括之曰博愛之謂仁博愛即兼愛也兼愛亦可以備仁之一义而不可為訓須知古聖人當有以異為愛者墨子誤認兼愛之說不覺

需明主作个宗主以附其合是不強墨子為之

引書多不切可見理不足者詞不圓

樓昉曰將說起周說把誓命湯說俱照晉亦是章法

中將行曰逼上到此九五六轉拆間架整波瀾潤議論辨似散[illegible]而不散漫似[illegible]而不斷續[illegible]者熟讀此

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即亦猶是也。湯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即此文武兼也。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

其論說之合論
合偏入於異端
而不自知也可
嘆也夫
儒揚朱以形墨心
今合見其偏
歷圣心法所以辭
[illegible]外久執厥中
之一語也庸
古圣王何嘗不
兼愛天下然豈
過為滚之一端
[illegible]主此以治
天下也一視同
仁此兼愛天下

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
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
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
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
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
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
為偶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
曰無言而不仇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
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
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

[illegible]仁曰此下[illegible]愛利其親之由發出抗慨之辭使听者竦
范仁曰此皆設論却是儒家見
張之象曰恭負而意方
屠海曰推本之論甚淡而不厭
弇州山曰又進一層以至難形[illegible]至易

也豈何能使人
人而帝王之使
与我同其尊
當也不有差
別何可為訓

袁了凡曰下歷
引事之難事者
人学趣之止令
故也至於兼愛
則因人情之所
易為所欲為難
易之情既不相
如治乱之效又
甚懸絕独息此
而不兼之何耶

呂補曰每一小
段末句為其難
為也是収晉処

昔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握據
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
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
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
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
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之越王說
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王好苴
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粗苴
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
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

王[illegible]此
[illegible]欄截
[illegible]說去更進
[illegible]有力

[illegible]曰推原
至此[illegible]酷似縱橫
家數陳曲盡人
情之妙

[illegible]理曰此下總
陳正意將收拾
作个歸結
[illegible]分明把兼之
之效來說文字
每首段互相
應而意實相承

舟筐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人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黄鳳翔曰詞甚懇切有憂世傷時之想

鄧守益曰此數句發得如平波靜瀨中忽跳起高浪

邵寶曰此論與晏子和同之辨一般議論

[illegible]陽臣曰借景[illegible]為他甚妙

[illegible]曰意婉切詞精練讀之鏗

貴義

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魯問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以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

[illegible]忠臣標[illegible]一字不可更易

林希元曰：此篇妙品，諸家皆載，至今傳其事相詡。

樓昉曰：義不殺人一句，是子墨子逆透他出來，下方把宋事好開口，此是將他言語制他，辯士懸河之口也。

呂補曰：論要在

之上，而無敢以告外，臣其邪而入其善上，而無下比，以美善於上，而怨仇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

公輸

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

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尚同而無下比以美善在
上而怨讎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戚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

公輸

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

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盤曰：不可，吾
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
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
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
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
與弊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
富，宋所為無雉兔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
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
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為我為雲梯，必取
宋。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

[illegible]

切自是实理实垂而詞潤亦佳

許国曰戦国策士之雄口吻俱是類此

陳后山曰當時諸国弱肉強食互相呑并墨子軽千日十夜之力陳説於楚廷而攻宋之謀寝舌鋒足以折衝萬里故也

趙瑝曰叙事含而不露

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綉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綉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為我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

收截出所且是點化處

鄧室曰二子雖意相當畢竟墨子較勝些

王慎中曰此一結却於叙事之外另取一意來用意清虛筆底真活是理按文字

城之机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絶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逆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

卑舜行曰今人水戰尚用此法

張之象曰首一段辨此俱是敘事是籌策當取精神

林希元曰輸盤之為相戲又決雄亦欲相勝攻宋之械亦求勝也

舒芬曰墨子此論自負甚大恐未免過誇然其亦即是矣

畢春曰道鉤強之不足恃較是破折之言

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

堂曰論頗駁

許国曰着力処在一義字

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吾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不為是我與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十二卷終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之十三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楊道賓曰王鈇王法也猶云三尺劍此篇奇品

崔銑曰戰国策郭隗亦有此言則此書當在国策

鶡冠子上

博選第一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持久難哉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令之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百於已者二曰什已十於已者三曰若已與已等也四曰廝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道無所治

王慎中曰文字奇崛筆力雄俊

高似孫曰首篇聯屬精絕為六国冠上先唱

張之象曰把當理來說有不求奇而奇虎而又字逓下有一瀉千里之勢

姜宝曰爽快倒絕一世

[illegible]補曰淮南有此作第數數行

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尔也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道無所往有之者以稽於地所以尔也運者天道也虎者也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聽之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為而尊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己則勞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傳選為本者也舜耕於畝畝傳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還上之路豈可不傳哉傳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入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己異乎承之者也是以伯己者任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趨己起與之鴈行者也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坐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為有礼焉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者也樂之苦則咄之不礼舊矣苟非無知之人豈肯

內特行己文章須要說盡筋骨方是奇思絕人此段深入物理出盡事情最有若跌宕三復之

耳心哉

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獸之豪制而名也德百一作一方人者謂之英此以華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万人曰英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今此又以萬人曰雋百人曰英蓋莫可考合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信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脩見謂之形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事不成卒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騎兩可之豈足以就其

哉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袁了凡曰人主一身道德為要不聞要則迷惑流亂如置冥室之內東西南北不知所向東之是非得失謬脉顛倒不過建空名以為九鵲之主而已

詩分曰議論確切有力吾虎入不忍開

呂吉甫曰君子之所易虎小人之所難君子之所難虎又小人之所易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為決也）德有據（以德為驗）人主不聞要故耑（一作常）與運撓而無以（無以下一有甫字）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懷鵠終兄之類是也格正也凡此以不聞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益於事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安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臥其上雖未及然後亦必遲而已矣）端倚有位名號弗去（言其違道遠矣所存者名號而已）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方是之時俯而徇借仰以阿世者至矣）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羔鴈雖有跪乳行列之儀而以入文格之野心喪矣又況無羔鴈之性者而柰何同之也哉）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蠻夷鴃舌者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死義故雖却也）嗜利而不為非（義然後取）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

馬理曰鋪叙出君子規模一一一動毫不可苟有恭翼謹嚴不可企及虎

張之象曰此皆言乱世之君如

趙瑤曰賢人之虎乱世如此遜於不虞以保天下倫語云邦無道危行言遜是

浮曰乱世尚亦有自處之

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礼蓋完此而已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也信猶任也君子信猶任義蓋完此而已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知為造意造意微夫豈麤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為道也司戲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雖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為誣譏於義則以為夸乎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楊椎美新是已此非可以而不已者也夫雄如此而義不能絕墨者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椎之道浮沉濁世齷齪阿上而欲自比於椎亦已惑矣事業雖弗

其地而不得道者守自身禍要知也

害不敢不力此汝墳之所勉者也雖非殷其雷之義亦其所遇不得不爾也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能易則雖奮所不奮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應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一作者其慎勿慎勿一作順勿以為定情也

王荊石曰文法奇特玄之又玄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刻制）日德也（陽以昭蘇）四時檢也（有明法而不議）度數節也（天地之節盡有度數存焉）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天成象故曰道）五音調也（声成文変成方謂之音斯謂之調）五聲故也（五声因習而異在齊而齊言居晉而晉語斯是之謂故）五味事也賞罰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赴功罰所以約之使辟咎）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其所以然者道無首尾而欲從跡其所為譬如捕風逐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顏子恍然不能定也又況賜之流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夫孰知之）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畫則辯者亦不能言矣）強為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皃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者似有芴者似無）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情有信非若斷空雖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復反無

兒貌且無之貌況於形乎鬼見一本作兒不能見不能為人業露則不神豈足以建功立事哉故善為人業者微矣妙矣雖鬼不能窺其密也故聖人貴夜行

黃道開日守度連而不可濫只是天行不已而日月四時運行不忒聖人合德於天地其設施措置因革損益亦有一定不易之法在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决疑之道能屏諛權實逆淫辭揚墨之屬絕流語管状之屬去無用。屠龍之技刻楮之巧雖號高妙無所用之杜絕朋黨之門持祿養交背公死黨淪淪然患其上訛訛然忠不稱嫉妬之人不得著明常置卑晦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亂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此況邪弗能奸禍不能中之義日不踰辰日月所會爲辰月宿其列言宿其列辰之次也當名服事當箕之名服箕之事當斗之名服斗之事其他放此星守弗去各止分域弦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選天日陟降而成晦朔月虧盈而成弦望反覆相尋之如轆轤引鋸豈有終窮哉踰年累歲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穩用或作肅不縵縵縵漫縵之貌此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計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忒而天道如上所謂更以臨之中參成位。一本作伍

馮叔吉曰大君者父母宗祖為所為所行而不法天何以代天而理民物之任

申時行曰天道載培傾覆者亡国之主暴虐重猶結怨于民自絕於天天其祗如之何

一本作五言參天也而成位乎其中四氣為政政法四時前張後極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張或言極互相換焉左角一作魯右鉞一作越角東方之星也鉞西方之星也參伐一曰鈇鉞九文循理以省官眾。小大畢舉此言簡而不遺也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交元作校其澤四被而不禹東漸西被朔南暨焉沛然莫之能禦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所謂趣物而不兩也天若離一反還為物大之所以異乎萬物者抱一而已字解日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甫方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以生死信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晧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此踞之所以不可救藥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〻者而已如其自絕雖天亦不可如何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載〻者而[illegible]

□□□氏云□□民甚矣豈其肆一人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故聖人一奉一動必法天命畏民岩有以也夫

倫以訓曰此又是一轉意思千万世不朽之倫

如共自彝雖地不可如何人道先貴爭者。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兄之教雖今先王之辯將奈之哉酒保先貴食者。酒保貨酒者也此中天貴覆者地貴載者人貴事者之況也待物也領。作顧氣時也一四時各領一方之氣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物不可以絲通故循度以間之性命自然之節也劉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以斷之故地各有守民各有部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寃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一作或譬之製錦而使人學裁者未之有也同而後可以見天天道一而不二故見其同者視之夷貉一家也異而後可以見人、人道二而不一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變而後可以見時。常運而不停化而後可以見道庚桑子曰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楚往南見老子然則道之等級見矣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

[illegible]

有以也夫
違天命畏聖[illegible]
一本一通[illegible]

[illegible]何可以之於仁言聖人而後可以
[illegible]見者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也然後能言可以見
[illegible]
故[illegible]一以見天天道一而不二故
所謂[illegible]而探其源因而深其入乎固世之所以
民[illegible]其實餘者必有食焉者必有見聖人之
[illegible]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illegible]生其本也而[illegible]人之所由
[illegible]者各有肅[illegible]入者事之道[illegible]萬物也所
內[illegible]
[illegible]兄文[illegible]今[illegible]王之[illegible]

者也。…則愈…則困是謂一作…

下之所造…言…上之治…

故也…

…與天人參…

…自古及今…

…主不虛主…

見勇槃霜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眞性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皇之制
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緣是歟主不虛王王德備矣臣不虛貴階級等級
之位無虛授也尊卑名號言卑尊其名號也自君吏民各君吏民次者無國人使治之歷
寵歷錄歷錄文章之貌言更歷寵榮章煥如也毛詩傳曰務歷錄也副所以付授非特受封之虛不盡
貴梯級雖無國者亦稱所以付教與天人參相結連天人貫不可解也鉤攷之具不備
故也鉤攷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能如是故曰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馬之死十二三矣夫馬之性
故眞矣然其智至於詭竊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言耳夫太王王無法而治安有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要其會
歸遺其寄可也所下之所造造之言干也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
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間門一作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恒物之情[illegible]
則怠急之則困故昔賢臨[illegible]之幾哉在疾徐也間纖隙也[illegible]鍉閒雖有奇計安得而施之哉[illegible]故於此具論人

鄒守益曰治民善於民化然致者治之法廢法以為政是舍規矩而為方員必有一段精誠溢於政表此便是聖主之治

爍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淮南子曰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斯所不至更若誕謾故日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〻盡無極也亦無〻極故曰天之則也差謬間言不可合。孔墨之道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紂不可合者其弊由此平不中律。小失声韻則雖平不中律矣夫千里之失謬於毫釐而歷年之遠誤在須臾是故君子慎其小也

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於深渚水岐成渚上下同離也言同氣附雖而無間雖狸物潛於深渚與月盛衰更知在也淮南子曰日至而麋麚解月死而蠃蚌膲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待也。上統下撫者。遠衆之應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徒相及也。弃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曷曾可合也。為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



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毋錦綿一作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毋錦杠而撩幅俱動者其要在杠故也故明主必要以倡万以錦韜杠故謂之錦杠尒雅曰素錦韜杠未見不得其詐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梟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為負謾而然忌憚也雖然秦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耳而至于土崩更甚乎無法者無惻怛之実故也由是観之内無至誠惻怛之実欺以一切從事於法則將以考真也適足以起偽將以稽治也適足以招亂舍此而按之彼者，曷可得也南適而北轅矣其言易而如言難。言之不作為之也雖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賤言之行雖布君臣父子之間如此況卑賤乎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無妄天之道也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不能侶言捐物任勢者天也。万物盡無因任而已捐物任勢捐或作損故言能宰而不天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之理也損物任勢能宰而不天其道如上故莫能宰之而天

二頁中曰法度之共證非政本……不用則……之可……日何所……制手足何所措……奸入重臣之條……且何起而試其……役国……

夫物固可改人可使 言苟為物矣無以有已加法章物而□ 此以明天之不可轉徙也

自許者天之道也 天法種種差別稽之天道豈得已哉姑以應世而已甚不自是也 以為奉教

陳忠之臣未足恃也 此其勢必至於有法也 故法者曲制 曲為之制 官備主用

也 官各守之以備主用 舉善不以窅窅 不以潛時率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 捨過不以冥

冥 不以隱匿捨人之過必發露而後發之捨或作捨 決此句 法之所貴也若礱磨不用

賜物雖詘有不效者矣 言慶賞者勵世磨鈍之器也然而賞不能勸不勝罰不能必不可若砥砺不用之材而責有於無王梟雄卒有不效者矣 上下有間於是設防知蔽並起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 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 政在大夫 重人

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

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 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相維豈容至此哉

重言曰此又歸之穀上見攻教但不可厭於民曰善頌民畏之善教民愛民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此之謂

屋漏知之在下船漏知之在上夫使百姓釋巳而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八

極之華不能聹瞽故可壅塞也所謂无障者四通六開覺旋入極之至而不能贅明哉湯之間棘是已

昔者有道之取敀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俯仰之間冊無八極之外而里之前耳不能開墻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玫恃道而不恃耳目

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

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膚寸之間小物足以障之何足恃哉道開而否未

之開也此明道之足恃也天道開者雲霧不蔽凝其視雷霆不能乱其聽雖禍在旼陲而視之若高牽之阿哉於禍角

而聽之若齊魏之開孰能否之

見遺不掇非人情也言無是也此申未之聞也之況信情修作一

術

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僇一本作逆夫之人僇不勝任也不畏天禍人殃処地隨之而將

以脩生此如戴拉之犧款以冠小何足以堪其任也為成功者事之所期明一作也以為成功

則天而得之不得曰有命者無所期焉是道也非事也為之以道之要也民之所未安

高似孫曰先王之德政在當年而芳馥百代不泯故可以為后世法若景公死日而民無稱身且不治又何取

民之所未厭聖人不摠去唯民知極弗之代伐一作也夫因人而不自任其也民实知極聖人豈一

越而代之大司徒曰使民與者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此聖王授受一作業所以守制也

彼被一作教苦故民行薄未至乎孩而始誰失之本故爭於末魚忘江湖而爭於濡沫

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地各有分域地有分於天卽有天下天有分於時秦天早寒楚等天早熱之類有分於數春乘木數秋乘金數之類數有分於度取數多〃者取數寡者促度有分於一。一者度數之原隨所分而赴之譬之物焉一月普見衆水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天体盖高而其耳更卑者精神之運普徧万物故也故聖王天時人之地之

雅無牧能因用一作無功多。夫文貫三為王蓋取諸此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處故舊也言不以私恩蹊天下之公義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水火以譬恩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中至恩也公義不得奪方其中大義也私恩不得干猶之水火焉相濟而不相入也雖

何□奋曰君者
万民之司命所
係作細此以命

然凡此人道而已若夫天道則又不在此域也故下文云明不能照者。所謂离朱索之而不得道弗能

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夫天地雖宻猍而真体常住[illegible]若舟壑夜半負之而去夫孰能[illegible]

挈之自智慧出慧出一作惠之使王化為環玦者。是政反為滑也璞玉不[illegible]瑕[illegible]

環玦〻半環也礼倫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稱宜下也黍宜上也[illegible]

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仍非師術也言此

四者或过或適雖離而遠離大道一也豈足以號師之席哉列子曰仍而有之皆惑也形畫无作畫一本作益而

亂益者勢不相牧一作收也形無以牧夫勢〻無牧乎形故其弊如此以德與身存亡

者未可以取法也堯舜徂落其骨蓋已朽久矣而至今咏嘆不息者豈係其身之存亡哉此万世之法也一

昔有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為善與國所與之民夫

天不人不天不成而時於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先王之盛名夫有[illegible]之[illegible]

其鳴極安頂在其收結絶妙

立者也（引而高之者天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為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此嘆辭也。言余至君而極矣，今貽厲階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彌深，其辭益緩，詩人之義也。）

[illegible]九曰此篇[illegible]道太始之[illegible]純一不二聖人因時法天契合無間天也聖人也一而已矣

王維禎曰數衍萬而不雜玄而不詭達天人之奥者

閔如霖曰法字是篇眼目纔纔相因俱屬玄妙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中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八者具矣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决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决之為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渾沌開矣於是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發之通於道。道所以通之約於事。知道已而則蕩正於時。知事而已則差離或作雜於名。離如附離之離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為神神之在器者為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曰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或作昭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抑詩

[illegible]

[illegible]道近而至故言道[illegible]遠而反故言道之

[illegible]名[illegible]故[illegible]者[illegible]在[illegible]之近其出於彼

[illegible]道[illegible]事[illegible]則

[illegible]而為[illegible]夫相加而為吉凶悔吝相加而為勝負[illegible]

[illegible]而為[illegible]故氣相加而為[illegible]相加而為期相加而為功有相自

[illegible]而生[illegible]立[illegible]而物生[illegible]

圖而有名可以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illegible]

有(一)而有氣[illegible]有氣而有意[illegible]而有圖[illegible]有

[illegible]

義註曰此言聖人者法天立政天有春夏秋冬四時聖人立政有與之相參法有昔故曰聖人治一天而已

李奎曰大人與日月合明與日心輝合并此六月不足以言明日又發換更

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

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隨日神以之運生成在己謂之

聖人盛德之至故文同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能其說法知此公政以

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

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

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

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

足以言功四時其日月交功上下更在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

也用之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故萬法貴如言

姜寶曰此言聖人法天立政天有春夏秋冬四時聖人立政有與之相參法為者故曰聖人之治一天而已

李奎曰大人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此云日月不足以言明文法又變換更妙

曰執轡如組蓋言此矣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于旄之忠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己謂之聖人彼我玄同盛德之至惟聖人窮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顏如渥丹肌膚若水雪者用此道也而世之枯槁者昧此以此黃帝肌色皯黣而堯舜如腊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功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咸用之也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以出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言不[illegible]

法字字議論剖出照應有情

林希元曰從法字上根一命字來數語情態甚工是宇宙一大道理

楊道實曰從古未有此論分明他契玄玑故能為之說

鄧守益曰此篇文势有許多轉然意思直貫每轉來愈緊

康海曰意思馳玄言〻有味

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强。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莫非命也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謂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寿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寿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盖言此命者挈己之文一作父者也。夫身在草莱而挈之浮榮之上者命也然而俯仰百年恍然如夢是文也非實世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絶無所不及。言無適而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辛曰謂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非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曰調。引其聲合之

何孟春曰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而昧者

舒芬曰援引取類切实而真

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夫顛其里一也而醜人獻之更增其陋）時命者唯

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

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居）其失之謂者也。（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

而昧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祇益困窮此猶枕卧芻狗而更以遺魘豈易但也哉）故所謂道

無已（無已元作已無）者也。（隨之而已）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亦不失已）道德之

萬物取業。（所謂資而不匱者也）無形有分名曰大熟。（或作敦不知其誰之子也）故東西

南北之道端。（一作端）然其為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

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

（南華曰柤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

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道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物無非類者。動

書

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一人之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之[illegible]一家氣吉。有國將將國者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戰猶博也錢多則氣豪而勝資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具將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者之謂成敗賢一本夫字上有故字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空一不同萬物莫不無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不有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夫社元作天社或作天杜不刺則[illegible]成霧。或作霧氣刺之為言猶曰違也此言亾國之社氣之不[illegible]天陽故無以成霧蓋大社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illegible]霧生焉正言社與霧者社以中立之謂霧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氣故相利相害也。太公[illegible]曰陰[illegible]

露之義[illegible]以中通之謂[illegible]之義 [illegible] 策技相相合也 曰[illegible]

[illegible]

者謂之不祥乎之害人者謂之毒夫往。夫往[illegible]作天下不示

萬物莫然不備之謂道不有物莫立之謂常通之謂窮。議之害

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一空之謂一不同

者萬爭而一夫不肖者萬樂而一得其善一也然則其所以

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朝吉者之謂敗是有貴 一本有夫字

[illegible] 故反此故

一家欺吉有國將一國得一國亂而古人亦言[illegible]

非欺者是故有人得一 一本作一人得一人得一人亂吉有[illegible]

章文切括
句便諸了此文
類理曰收蒜一

曰復用物極則反命曰㲋

詩禮不謀家故曰為師曾以不為雜許人為夫也美惡相論合

與多緣故物而生故大協資任義以論國小儒偕

治水土而王

積毒成藥工以為醫

爻工作以為師積任生敗工以為師

時相相成相反也

趙瑾曰收煞一句便結了此文章之机括

相照相盖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類故相成相敗也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他皆放此積往生跂或作政工或作王以為師。跂跛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跛工以為師楊子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扁人也而医多盧積毒成藥工以為醫。此言藥之跡起而医生焉盖天下之獘多緣故跡而生故大盜貨仁義以竊国小儒借詩礼而發冢故曰為知鲁史不為桀紂之嗃夭也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曰引天地寒溫之變不可勝紀以興起人君當廣於用人

馬理曰三弘之宅一人不能治況天下之事至煩至多不旁搜歸遴以共天位天職事求机手僨敗者未之有也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天父道也地母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後寒暑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堯十年九潦而水不為加益湯八年七旱而水不為加損是豈仰一川之鐘哉）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與人共之）與天與地（亦與天地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銜橛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元作纖）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

王置士也舉賢任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著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祕蓄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illegible]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穊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illegible]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剸天地之門户本剸門户者以結左[illegible]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與穊成熟冬閉藏之義也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大字者或無[illegible]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特故君象天也天不開門户使下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則天之門户塞矣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修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為政者賞之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此謂進既仕之賢者也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信雖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事之臣勸矣故下文云則任事之人莫不盡忠繁露曰中為忠二之則為患鄉曲慕義[illegible]

許国曰仁義忠信之德人君雖兼而有之然其要在知人任人而不宜自操事用人則詳自用則小莬右記之也

黃鳳翔曰此是隨才器使之法衛美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旅祝鮀治宗

坐自端羊匃不慕蟻ミ慕羶也故彼雖慕義而救之化坐自端化坐自端言恭己正南面而已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莫不受命不可為名故謂之神眇方物而為言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忒一再或弃此道忒者豈有他哉匈乖不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所恒惑姑以天下之理考正吾國之失而已豈曰天之有某变也以我為有某事而致也哉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以身老一作考世以救於世而老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擯贊見言詔記曰礼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

亩王孫賈治軍旅用當其才所係匪細

楊道賓曰春秋時鄭以小国介居大国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子產有辭鄭国賴之矧正言直行之侍其福我子孫黎民寧有既耶

御諸侯使聖因任之道此其大畧也嘗試論之古之明于無為而用天下也豈特使仁使勇使辨使智使謙使礼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僇之餘尚無棄者也故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脩身聾者司火恥者督繩劓者抱關刖者囿器瘖跛躄以實商士夫如是故上無遺事下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智而不知其智有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赤者可使與賓客言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所云亦因任之大凢而已莊子曰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原此然後可以原省故下文云

夫仁人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韓非子曰自營為公背私為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illegible]

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道由是而上至於[illegible]寘聖人之任也有揆度揆以為驗所謂道揆者是也然後有以一本無然以二字量人無節於內觀物弗之察矣

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或作伴亦或作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迭觀其所不行。足以禮義受官治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辨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因任原省[illegible]之要在於知人而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故此又具論之弟不失[illegible]理不相舛。一本作奸一本作拏近塞遠閉備元變成。元者備之所以不[illegible]成者變之所以不[illegible]

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幺麼幺麼一作幼歷[illegible]細人俊椎之反[illegible]

即燭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参三 立白 参一本作七一 日藻く一本慕）明起（白参於下明起 於上参垂窺也）氣榮相掔（君臣同体之況 言氣不言並言 榮不言衛 相偹也）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一作貧生期待時而悉夫 賢士之居邑里也合戢而 雖同而殊知時日 時君元作時日）遇人有德（一作 隱）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 不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僞而不忠是以為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来（靈臺之 效是矣）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貴弗受（或作 愛）而以親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一作 知）之士於純（一作 也）厚士如勿士（行 救之士）引而化之天下好（或作 如）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蠲其[illegible]

灼熱人（倚上故威作以巢燠）天日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

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閱猶監）逆順利害

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傳或作道先王一作先生）以相效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惰君不從當世滅亡（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猶是故也）

近迭第七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三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亟生曰勾）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驕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

子曰夫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柰
用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鷙不擊伏況於人乎)王
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
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
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舍)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一本作治)不然今大國之
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令使為之禁使勿為也)鶡冠子
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
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堎(下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
勝(上勝下也)今者所問子慎所言天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
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見)

已淵為謚)不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為(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驕賢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於敵國敵國乃責則却(以辭却之)却則說者羞其弱(以辭却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矣其勢必至於用兵)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其在下者又無以回之)國被伸(神或作)創(則神浸大)其發則戰(其創之發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剿(音纂)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威字)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曩動)過謀徒計易濫(臨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濫為謀首其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

張之象曰道法絕倫之人方能為天下主歷觀上古繼世跡天之聖莫不如此

下之目哉臧門残疾族臧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仲創以此故也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多已少人是故師未㦲軔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聞一作間先聖之道而易事群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碎字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恃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嚖一本作遂意為模嚖讀為慧彼小心之嚖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自其法者不能為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檢而斷於己明明斷以獨見之明人言雖備必尚何以遂言

鶡臣口此篇法字當道法看乃一段眼目

天子九曰鴻蒙開判天地自然出御聖之人與土震以創法為天下紀甲子李事己也

已之身乎。夫自已者豈獨彼有之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体保神而衆鈔悉備據今言之其身盖有千百於己者然而所知諺止一二而奉於民设無聞者不能復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責或作責為道以意為法。牽或作牢或作罕時誑一作詐或作拒世。語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為擾。以安為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日此后知命亡投死之地久矣乃今知之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在書下李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䖍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盖以獄成告於王者李官士師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頡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世之端也縱法之載於圖者於以喻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誂或作嬈居曼曼作受之十分一[illegible]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畫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盖自後世觀之書以趣便蒙不如隸七不如草則圖之鈍於應[illegible]

何益春日句嫩而有味

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㬊㬊之傳傳忞忞名莫如書㬊㬊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俊德也非特雄桀而已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超萬人之十也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問或作閒矣。退而師謀言弟子愈恐。

呂補曰以聖德彖天地形神之正以法令彖四時之正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大數如此

度萬第八

龐子曰問鶡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與人成(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奈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法猛形頗則神濕(形與法濕陰也)神濕則天不生水音○聲倒則形燥(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埶(勝一作執○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人同焉)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共工驩兜欵與為惡則誅之類)下愚不可辨也(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欵與為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神(神字一無)之正

樓昉曰天雖積氣地雖積形然天地之所以然却不在形氣上

黃道開曰易乾君道坤臣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与此意互相發見為君欲尽君道為臣欲尽臣道法天地以立極可也

方山曰轉下忽是正議論

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季春行冬令則寒改季秋行夏令則煖改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膞膞之土之謂地也膞形埒地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物而莫之勝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此者地道也平天下之物而莫之乱也音者其謀也雜叶為謀聲者其事也布散為事音者天之三光也。三光雜於上聲者地之五宮也五宮布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修形不病燥神不病溫則生理脩矣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或作隱專已夫偏養其本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為太多其德失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故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而鞭之○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讒讒知或作讒知者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戚地理天人同又地人同理於此見矣中絕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詭漸首尾而已失中道

□□□□語然意是異卑越卻有超世之見讀之當有頓究

倫以訓曰字字粧點到尾先一斷語

呂補曰就實理上布勢美巧卓不可及

也故聽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懷於冥冥白晝而闇日中見斗之義有義而失諡人之所有不能諡之失諡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遠其塗而誅不至也相使於既而不盡其處名相高精白為黑沽於虛名而变礼事實黑或為墨墨亦黑也詩曰孤狸而蒼墨以為明動靜組轉與物轉施如組使之神絕復逆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言其神色眩人於千里之外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書曰有形有名彩也者物此若也名也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故形不麗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陰陽并毘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過生於上眾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於禍也若驅車就之開門逃福其於福也若關門避之賢良為笑愚者為國天咎先見盜或作苗一作蓄害並雜人執兆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昧於在理見日月者不為明聞雷霆者不為聰事至而議或作義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於未萌故善度變者觀本本

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徧才為褒德（或作傳褒隱）

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言非少文不武之罪）故

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

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

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多門種矣）散無方化萬物

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化也。法也者守內者也（法者守於分域之內）令

也者出制者也。（令者所以行法）夫法不敢是（是出於義變而不可常法者所以趣变）令不

傷理（王出於理一而不可变令者所以守法）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或作冒）

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義備神明之容）人以成則（以成法則）士

（或作王）以為繩（以為繩墨）列（或作制）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

表了九日旧有此論俱是正論

鳳凰者鶉火之禽或無鶉火之禽玄枵之獸字陽之精也雄曰鳳凰者其雌也鶉火南星之次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牝曰麟麒者其牡也玄枵北星之次也麒似麟而無角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駿其精畢至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五正見下五明冝謂名尸氣皇名尸神明名尸賢聖名尸后二名尸公伯十變九道未詳聞也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大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所謂取稽於身者邪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五其音之五也六六三十六以為歲式六六六其律之六也一歲之式積旬二十有六氣由神生道由神成蛇氣之謂虛蛇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者也非氣而氣以之生也非道而道以之成也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太清天也下及太寧太寍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可以

渠絳以衆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臻應德
別尊卑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
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
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
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
異丹阜出蓮蒲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
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水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
方則祥鳳至嘉氣時鐘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故萬口云
或作去帝制神化衆祥備至則外帝內神之道具矣景星光潤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
道之國而月死則見所以助月照民夜績也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
當一本云武則天下莫能當無之兵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
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從是往或作生者
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
也無欲之君。不可與舉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人君之患正在多欲此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曰我

[illegible]光谷著尽
[illegible]馳說諸侯
[illegible]限伏每因
[illegible]故以術而
[illegible]流世至於
[illegible]智盖不得
[illegible]正来[illegible]
[illegible]妄從横
[illegible]以售術
[illegible]退未
[illegible]此未

先攻其淵心也蹴曰內實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
論乎南華曰欲順則平氣欲神則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
此鶡冠與矣賢人不用弗能使國利此其要也龐子曰敢問五正鶡
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或作爭治龐子曰願
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脩諸
已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或作撟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事鶡
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或作象四時其體當如此拔或作揆陰陽[illegible]
若其躰變如此傳曰古之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illegible]
全名曰氣皇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盖近是乎官治者師陰陽陰陽事之本王應[illegible]
神化者於未有故殊此一等地寧天澄衆美歸焉名曰神明教治者置或作罢[illegible]
四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類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事功順道俯而事功仰以順道名曰賢[illegible]

因治者招或作柘賢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聖而道知焉。不能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者天道也賢也者地道也仁也者人道也苟精牧神。苟急敕也牧驅制也分官成章。精神勞矣而不能普徧於是又備官焉教喾遠利。褻雖若而利遠法制生焉萬物擾擾自此起矣法者使去私就公。法者將以有所法也非以有所取也同知壹擻有同由者矣。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公如公侯之公伯如伯王之伯

林希元曰日月星辰四時之往來代謝有一定不易之常理皆天之所為有天地以至如今莫不如此

王鈇第九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雎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天地初立天皇一日天灵其治万八千歲然則成鳩盖天皇之別號也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天地初立豈容已有兵戰此言亦筌蹄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與天地存久絕無倫无倫細之至也中庸曰毛猶有倫齊殊異之物齐鵬鷃之大小等梟鶴之長短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言其懸如此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龐子曰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九此叩其所以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无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故莫弗以為法則取中於日德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兔生望而後兔死故莫弗

傅夏器曰此是常理諸書議論甚多但此擺脫得好

舒芬曰誠信明因一是五箇挂子分脚

以為政取正於月刑天者明星其稽也明星大星也二十八舍之類列或作削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小星不見其陵掩天者因其時則也。四時當名代代或作伐而不干干或作干彼謝此代而无侵越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一法其或无其字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杀何杞人之憂其崩墜也故莫弗以為常。天誠信明因一誠〻其日德信〻其月刑明〻信其稽因〻時其則一〻法其同不為衆分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先或為光易一非一一不足以圓之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為天下貞者也龐子曰。願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際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克嗇萬物而不可猒者也周泊或作泊或作沠徧照[illegible]無外也徧照無裏也反與天地總。故能為天下計狂而不返豈能身明於民同言凶亦患哉

莫不仰制生一
發鶡冠大意

蚤識逢臼或作遠臼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冠子曰置下不安句上不可以載累其足或作是也其最高而不植局者未之有也此譬安危之稽言其置下苟危難欵累於上難矣又况又在其上者乎則其所立豈有不局哉累足蹐也植立也局曲也辨於人情究物或作萬物之理稱於天地稱之為言量也廢置不殆或作佁或作治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蠢迪檢押生萬無害為之父母無所躝躒仁於取予備於教道教以為人道以為己要於言語直言曰言問難曰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反諾為已礼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喜怒不增喜不過予怒不過奪其兵不武樹以為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或作循也日術者要

揚道窅曰頣聞天曲以下因上成鴟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可生出一段義論

而易行也天曲若五家為五五鄉為縣之類日術若家里用提旬長用旬之類此法起于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然則此書寓言多矣龐子曰頣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或作已理都使矔習者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扁扁當為旬後皆放此扁為之長十扁為鄉鄉置師五鄉為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修或皆作脩其屬縣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長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司猶伺也夕與夕言義子與子言孝與或為為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熏鄉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

物一本無伍人有或四字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旨弘居處之狀無故
輒違上令當告有司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謂同坐
伍人之罪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
悉以告為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其人為首其家為二二猶副也若今
從坐扁不以時循循或作脩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
罪扁長而二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一二教之曰誨受聞不悉以告
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
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
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其家則誅可知者矣郡大夫不以
時用行教誨。受聞雖實實或作賓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

顧充曰承接層々都無痕迹

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
之絿或作綫或作繆政絿急也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或作宣時合
或作令一地。合地之德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徇柱國楚之龍官令尹
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政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
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柱國封圭執圭軫曰其有
貴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
也周官曰轘軫或作斬此其所以畜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
行。天子執一以居一作守中央。參於兩間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
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元以氣言之朔
以方言之天運始於
素元地處始於玄朔四時始於歷王者敬授人時實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提挈
目也公羊傳曰提月
者僅逮此月晦日也扁長用旬。鄉師用節。驚蟄芒種之類縣嗇夫用月。
郡大夫用氣分所至。二分二至之類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illegible]

日報卿用旬卿十五日報縣用節縣三十日報郡用月郡四十日報[illegible]
國也用氣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用律天子七十二日遣使此用五行分王之數蓋一歲之運五行各王七十二日勉有功罰不如句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
六十日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
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序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
者不利天下晏然雖陰有欲畔者無所乘其隙也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滿而不
溢不增之使溢綰大或作天而不芒不損之使芒芒之為言小也天子申或作尹正使
者敢易言尊益區域或無域字使利逆下蔽上使者變言貸襄借譽尊益區宇則其蔽至於逆下蔽上其刑斬笞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
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播惡於衆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

中特行曰自古皇帝繼天立極大下莫不仰制此尊舉成鶡子末說詭異汗漫所以為諸子之書

（疑取次或作敢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運天或作運大）而維張（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故年予昌蜀各以一時典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一本作則纖）三則（或作則典）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不誤公市為平生者不喜（非故生之）死者不怨（非故殺之）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或作各）伏（或作狀）其辜不得創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創成為制）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或作論）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為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齊）長則同友遊邀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illegible]）

作同和。弔賀同。雜哭泣同哀。驩足以相助。偲諜諜或作謀足以相[illegible]偲探遉也諜間諜也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配或作醜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一本作天下無道敵矣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倍或作信本滅德之則。故為之不朽朽或作株又或作楺之國。定位牢牢或作罕祭或作然不能保其邦家則位不定矣不能保其宗廟則祭不牢矣使鬼神壹曰曰或作日增規不圓。益矩不方此言法度至足無欠無餘規不可增矩不可益非特使人信之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蓋聖人之法譬諸身手增之則贅劊之則虧矣夫以效末傳之子孫。唯[illegible]可持唯此可將。效猶示也讀如效羊之效言以示子孫之末裔立所持行可將唯此而已將者[illegible]

釋者不祥。墠以全犧純謂之犧完謂之牷正以齋明齋或作天或作文不草謂之齋不昧謂之

明齊明者蓋祭祀之正也犧牷則以為副而已礼曰去廟為祧為壇去壇為墠今此獨言墠者於墠知此則由壇而上可知者

也 四時享之祀以家王。子孫祭祀不輟所謂祀以家王以為神享禮靈之符藏

之宗廟。以璽正諸或作諸侯為之信符藏之宗廟而 又以其璽正之以明後世所當守也故其後

世之保教也。全 句 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物而遷捐或作指私

去毒捐已之私鈎此字上有每字去人之毒鈎一本鈎作鈞於內哲或作哲智足以及之也固於所

守。仁足以守之更始逾新。周而更始久而逾新上元為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

亶昭穆湯不先𢌿文武不先不竄曾躋僖公失是矣具或作其招士疑先結之後入弗

解先入者定矣故後之事弗能解也此知極之至也。極知紀極之亟龐子曰。頋聞所以

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

（一本右曰以下 言王鈇之傳）

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殺以）

（上）從中制外之教也後世（世或作世後）成至孫一靈羽（靈或理或作理 作虛虛羽理）

（殺或作虛 挬理）符日循（循或作脩）功（或作工）弗敢（或死 敢字）敗（智者雖土 敗弗散敗也）奉業究制執正

守內拙弗敢廢（愚者雖拙 弗敢廢也）樓剸與早（蘇本作婁剸典 早疑或早為早）以新續故

四時執效應鐲不驗后得入廟惑爽（或作剸）不嗣（或作副）謂之焚（或作）

（婪生火甚多其和焚矣 焦然肥色好醬昏然五情愛惑）列子曰祖命冒世（冒叅也世世如 世德之世）礼嗣

弗引奉常弗內（弗引弗引于翔弗內弗內于廟奉常礼 官也與宗廟之有丞景帝更曰太常）靈不食

祀（其鬼不 詩食祀）家王不舉祭天將降皇神不享（家王雖而祭之則將 獲罪于天皇神雖郊）

（不享皇神 昊天上帝）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人君爽 或不嗣）

（其罪在上所云則繼其後者 執田登新豈敢取異之乱）民心不從與天合則（句）萬年一范

王鈇補曰蒼頡
以神轉上文成鳩
之道與神明體
正句何等要快

范如荀子範形之範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海以為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或作績而莫敢效增或作贈免此言夷貉方國皆以朝服致貢而不敢取曾亦不敢法言曰被我純績帶我金舉此之謂也聞者傳譯來歸其義又其遠者莫能易其俗移其教孟子所謂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

帝或作啇之法帝者天號王者人稱皇者天人之總美大之名之素皇內帝則且其至者也盖至人神矣由是而在下則玄聖外王之道也由是而在上則素王內帝之法也成鳩之所枋以超等也枋柄世世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正之術也不待士史或著蒼頡作書故後世能云其咎士李官也太古无法而治不立古史不造書契而至德玄同使由之者不去知之者不去名尚何言其咎也孔傳曰蒼頡作書鬼夜哭天

栗方況之時至德衰矣未聞不與德一究字下或有謂字而能以為善者也。龐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之忘類猶衆也道惡則禍及其身。尚有或作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或作獲李如李官之李李者始者百父母子。且或作其未易領或作頃言父母暨令守至百不易領矣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離附也言以上所云方若壽合四海以為一家之言似違中国之正遠矣六萬之業第里第也域不出著。著土著也居不連境毁墻曰境而曰廢鳴氏周闔四海為一家。夷貉克貉或作蕃却萬國莫不來朝。其異情一本情下有可字一本情作成乎。此言立里之閤其業之異如此又況四海夷貉之遠乎

王維楨曰物生異類然同則聚況人同情相收相理何有曰誨夷貉之異

閔如霖曰堯受黃帝之治但是如此

王慎中曰此推原天地陰陽之理皆有可知聖人不過因而揣摩之以立政故□此天綮俱敝方□命到此不□□談

鶡冠子曰虎或作啓狼殺或作救人或作下烏蒼從上螘蛾一作螻蟻從下聚之烏烏鳥也蕭蕭黽也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款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此言四海之情同以為一家无不夷者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委亦米之數也傳曰少曰委多曰列或作積其數未詳聞也礼曰出入三積列削地分民亦尚一也耳或无耳字百父或作交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国同極德至或至下有制字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及其故天地蹈蹈奚足以疑蹈蹈狹貌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生而至也聖高大內揣深淺近之理或作異使鬼神一失一失失其輿也此圣人燭理有以

臣宋咸結 道上見道同列 治同上元古本 下无世生

不復息矣運而不停與為或作天地相薇薇天地而不恥至今尚在以鈕面達
行疑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夫道者天地之母縮而終身伸以治国皆可以長久此廣
成子之所以十二月年而成鳩氏之所以万八千歲也故曰得
廣成子之謂天矣成鳩氏天故莫去增其高尊其靈者矣
此道者何辨誰氏所用之国而天下利耳用之則是安辨誰何

神明合为一
也所聖者直與
之所自始
不大鴻太

三者以生議論
是即天地人事
問太一一段又
朱之番云太鴻

泰鴻第十

泰一者。泰一天皇大常也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泰一無所不同故曰執大同之制楚人忘兮未能忘楚孔子曰惜亂其未大也調泰鴻之氣泰一含元氣者故曰調泰鴻之氣鴻蒙元氣也泰鴻元氣之始也正神明之位者也南華經謂天尊地卑神明之位故九皇受傳受教於傳以索其然之所生傳謂之得天之解解或作天然之解不與法傳不求法脫傳謂之得天地之始生天生也傳謂之道得道之常。不安日常傳謂之聖人聖人之道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德者得此者也却始窮初郄者開也有初然後有始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一至矣其地蓋如太素太易之間故曰郄始窮初得齊之所出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太一者郄始窮初得齊之所出故能北辨而南與萬物相見九皇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泰一元適而非一也故九皇殊制而不能二也焉泰皇問泰一曰天

湯賓尹云天地人事三者雖其位數不同而運行不停乃物所而四時定也

地人事三者孰急（泰皇盖九皇之長也）泰一曰爰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
天（內直者與天為徒）天也于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埏和土也）
刻鏤未萌（木曰刻金曰鏤凡此亦皆自然也夫豈物刻而雕之）離文（或作父）將（或作特）然者也
（離華雜也天道造始而地事終之故其言如此）地者承天之演備載以寿者也吾將告
汝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此將從起體用和同天人之際）
（使之無間故先建立君臣之義）所謂四則（四則即上所云傳謂之將天之解傳謂之將天地之所始傳謂之將道之）
（常傳謂之聖人）散以八風（東風曰明庶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東北曰融風之類散謂散上四則他皆放此）
揆以六合（揆言總之六合之內也）事以四時寫以八極（寫言放之入極之外也）照以
三光牧（或作牧）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
改以二氣（亭之以溫涼毒之以寒暑）致以南北（南北謂日）齊以晦望（晦望謂月盈...）

[illegible]益曰見矣導人式三極之道盡於此矣

又曰言言造極鈞陶之術盡矣

姜呈曰此已言聖人與神皇合德其功立其法正也

曆（或作厤謂日月星辰）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此申致以南北之義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有在東片其長短有度）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此申齊以晦望之義二五而盈三五而闕其損益有數）列星不亂其行代而（或作以）不干位之稽也（此申受以明歷之五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天明三以定一（又見下文）則萬物莫不盡矣（或作）以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此言方其生長則三不後於一其收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三極之道莫知其孰急也）夫物之始也傾傾（或作鴻鴻傾木正之貌）至其有也錄錄（未能拔於常流之中故曰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端端傾傾之反王王錄錄之反）勿（或作物）損勿益少幼[illegible]（隨其性而足無事抵老）以從師俗（仰以從於師俯以從於俗）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人心譬如槃木莫動則平不撓則清微風過之則不可以滑大形之正矣）神聖踐承翼之位（承翼之位蓋天位也前後曰承左右曰翼也）以典

神皇合德五精之帝謂之神后則神皇蓋昊天也按圖正端以至無極兩治或作叅
四致兩致上下察也四致普遍四方也閒以止或作上息隨緣趣或無所不周如上所云可謂至美然而
動息則靜語息則默豈常離此寂然之地哉歸時離氣以成萬業離附也取譬言之借如五精之地其
道各遍五方而太白皇司春少昊司秋者所以歸時離氣以成萬業者也一來一往視衡低昂彼未彼往
而低仰視車之衡所以同乎人也禮曰国居綏視大夫衡視又曰孰天子之器則上衡国君則平衡大夫綏之之曰衡如權衡
之衡惟低仰應物而已何所或容其心也哉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沌不
分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擢六律塞師曠之耳散五采膠離朱之目毀絕鉤繩儷工倕之指而天下人
始含其樸矣大象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此明渾沌不可判也蓋僞
生真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相戰百族為之不寧爾華曰上倍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神蓋謂是乎偷氣相或作祖
時後功可立盜陰陽之和以載其[illegible]而还以相時先定其利待物有至不迎[illegible]

王荊石曰此言聖之每天地接者若臣合德方位調而六律正

陳碧虛曰以五音正五位而分任之詞截然不乱

以法物至輾合治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所謂乱民之經迷物之情玄天弗成也聖者與天地接句結六或作交連而不解者也六連六合也老子曰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右前後靜視或無侍字中央此言君無為也而臣亦無為開原流洋洋洋若今海有洋〻也之精微往来傾傾繩繩内持以維外紐以綱或作經行以理埶或作埶紀以終始同一殊職緣之使同綂之使一立為明官五范五范五昔也四方各以類相從昧或作味玄生色春夏之華發於玄冬音聲相衡衡平也東方者萬物立上焉或作東方生物闔揭立上焉止猶措也故調以徵南方者萬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蔁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録藏焉故調以角徵屬南方而今此言於東方者蓋言以調東方而已非謂東方也下皆放此中央者太一之位

天地之中而其一明若太一之座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道以為先夫道[illegible]而更[illegible]為先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或作華[illegible]上疑[illegible]之名蓋若皇華折揚也本出黃鐘所始為萬物唯隆以木華物天[illegible]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illegible]

王維禎曰此上言分任五方此太一司天之度以下又言以天子治之　上

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土為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以天子為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五方又以天子治之調其氣調其五行之氣木滋金精之類和其味和其五行之味水鹹火苦之類聽其聲大焦金殺之類正其形木方土圓之類迭往觀今或作令故業可循或作循也天下一致未不異古往不異今卻而觀之則其業可循近迭篇曰師未發動而可兵可迭也蓋前却曰迭首尾易面或作向○春夏先秋冬後其方各有向焉何可異也地理[illegible]

一曰聖人者不求所声王政布之天地之間而人人彼其和也

首星異向則地理亦失其經奪歷[illegible]星雨數而剃蓋天序易於上地上雜於下則人其有不亂者乎

藏天文理不可知也天文藏美地理安可知故曰文理相明者也神明失或作從夫或作徙文或作父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對質請如曰藻對實曰華藻文也藻如草之藻華如木之華環者我而環之故可以一范請也請蓋之請蓋環者自我而千萬則其一之亦在我矣請以一范無不可者順變之政殊類相示或作通列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逆愛之政同類相亡傳曰焉知父子不為豺狼故聖人立天為父建地為母。范或作範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明或作[illegible]使一人也。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彼其知或作人彼其和言聖人盡知一和以使一人而惟是心焉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彼其和也非務使之又同故曰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無形而有味者也和者道也蓋道無形而有味同和者人也同與道相[illegible]

者義也義與道相容者義也盖不道則義不相容不義則道不相容仁義者所樂同或作名也能同因或作所樂無形。內政此言能同仁義之樂則吹法有而真空內之盖所謂真空無不凝有故也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受藻華以神明之根者也。天受道之英華以生神明則子曰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地受時或作以為萬物原者也地者受天之時以產萬物神聖詳或作祥理或無詳理二字作聲息數契於理惡離制命之柄制命之柄或無離字老子所謂魚不可脫於淵利器不可以示人飲散華精以慰地責貴或作天者也此言神聖契理而有以制命則遂紛萬物而不為戾雖以慰地責天可也昔者老子上蹠而五帝通及三皇而西域之學有喝佛罵祖者豈近是乎調味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其道如止所謂則天地人事豈有出於此乎

泰録第十一

人論泰鴻之内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衷之言中也無所出入為定以為物稽入而論泰鴻之内出而觀神明之外定而制泰一之衷使物取稽焉天有九鴻拾遺記曰望三壺如聚米視八鴻若縈帶說者以為八鴻八方之名鴻大也然則九鴻蓋九圜歟地有九州此即鄒子所謂九川蓋非禹別者也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故上篇云九星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又言其傳當請成於泰始蓋非泰始莫足以知焉其曰末者言順下風而請者也見不或無不字詳事於名理之外此言說見其事之界而已更當審其會歸故下文云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范者形也正如覆怨其正之正蓋形受養於味者也味者氣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精不足補之以味精清或作微者天地之始或作所治也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者蓋將要名理之所會文當致此三者也不或無不字見形鑄而天下歸

奚焉傍肉也名尸神明者大道是或作正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
或作收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
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若夫聖人無名神人無功秉於道德故游乎萬物之上
則豈拘於仁義之域哉故下文云故天地成於元或作无氣萬物成於天地元氣太虛
也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故其言如此神聖秉或作秉於道德南華所謂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者也以
究其理或云萬物秉於聖秉於道德以究其聖以究天地萬物之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
所倚威立有命也堯舜三代誥命皆必稱天者蓋以倚威立命而已若夫致治之日則豈可以取類於天哉
故致治之目在已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此言彼之何如顏我招之如何未有
圓於管晏之畢而可以招堯舜之高者也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己而在彼者
乙如狎漚者心動於內則漚鳥舞東也而不下此未離己而在彼者也頂禮立萬世不易天也

…業之　…者象也　…之者說也　…以孫曰天文地理方神明之法而聖人者近以徵精握神致盆者也

位也分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齋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督方以智則滯圓而神則通神聖之鑑也象說名物成功遂意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天一生水其于物為精精聚而後神從之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或作地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天域于上地域于下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或作聖端者神之法也神明之法如是而已神聖之人后或作令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周乎天地之外故知生知之義能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或无動字之長陰陽移寒暑敏或作每數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

蘇元曰惟神明之所以為圣人神化之極

呂編曰此見圣人氣合于神〻合于无本以无为成功此神圣之所以絶衆也

精神之外皆其緒餘土苴者也內聖者或作聖内精神之原也外王者即其緒餘以苴則内圣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雖不仰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精敬畜神敬養氣敬尊哉其辭如此擢者秀拔者辭幽則不洩簡或作間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明太用則昏精太用則竭故能役賢能使神明无為也故能用天下而有餘百從隨而變終如從而豫豫暇猶也神明者積徵精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或作方要之極也要其会歸至于此而極矣帝制神化治之期也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已矣故師或无師字為君而學為臣教者為君學者為臣上賢為天子次賢為三公高為諸侯高者以為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或作礼籍為君者歎同一善之安也尭授受授禹用此道也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或作然同生物無害也圣人心外无法而氣合于神〻合于无天之万物之多動作出入反在胸中則事

陸佃曰此見天地陰陽之受予取象于神明之效而乞賴于聖人之治

豈有成哉下闔闔四時引移陰陽然沒澄物疑天下以為自然謂自然是也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聖原神亥有驗南華曰南行者至于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矣而不可見者也有情有性无為無形故過人可見絕人未遠也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紘者取譬于冠而錮結云者以明亢危墮之患也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或作用不窮一此所謂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至至于山川鳥獸草木如裕也影則隨形響則明或作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隨而應之故曰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始四時之功輔相導陰陽終李令八風三光之邈經或作纆氣不常之故孰不詔請或作諸都或作部理焉都之為言總也讀如都鄙之都此言人保聖人故陰陽失利詔而請之使總理焉雖然大亂之本實始于此此真桑楚所以不釋老明之言故下文云故

許國曰聖人者法天地正陰陽以執大道之樞以受教循道之上故主守宗廟而存國家

神靈威明上變光者聊所謂上悖日月之明疾徐緩急中動氣光騁所謂中隋四時之施傚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徵下在地老聊所謂下爍山川之精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効既已見矣其効如上所謂亦已見矣雖太豈遂可以無圣人之治哉故下文云天者氣之所總出也所謂虹電也霜露也屈也積氣之成乎天之也而地者理之必然或作理然之必也无可无不可者天道也地道則取必焉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出于天収之於地不肖出于地也在燥湿若陰陽或無陽字者杜燥湿以法義與時遷焉或無陰字湿若陰者以法義杜燥若陽者以法義杜温度亐云神温則天不生水形燥則地不生火三者聖人或先人字存則治亡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或作文知先靈先靈先王之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或作乃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商而稱寡猶不果亡者其[illegible]

守哲曰有道之士十二句又是此東完及處

安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米宗澄耑

文義中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語本宗曆在圖幾希未之有

湯賓尹曰兵兆於德表但知兵者猶善用兵故皆得其道後世則失之矣

陶望齡曰此數人者又非不學而主兵也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效）也。（易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有方矣然後形名者焉）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由是知俱起黃帝百戰（百戰之數未盡聞也蓋與炎帝戰於坂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七十二此其大畧也）蚩尤七十二（或云無二字）堯伐有唐（傳云堯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唐未詳聞也伐或作代）禹服（或作伐）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善用兵者其道如此）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怠然後解〻然後惰哉君子言惰真人言怠三月不）解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保傭保也）太公屠牛（傳曰太公少貧賤）

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管子作革或作覃百里奚官奴百里奚虞人也虞亡晉主虜之以滕穆姬而飯牛于秦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籌謀日豈此所謂官奴者乎月不息廼成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鑄成見者驚猶鬼神豈謂是乎孰謂能之言非不學而能也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知一則簡千方萬曲所雜齊同會之有元故不能易也勝道不一制勝之道夫豈一端而已知者計全戰必勝攻必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徇惜則病瀟欲踰至德之美難矣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經請安可以問塗而至也九天其見鳴烈直其經蓋若南方曰朱天北方曰玄天中央曰鈞天之類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illegible]能城守則食人以[illegible]

□白至於國
□圍則計書
無從耳兵識不
易也

王荆石曰此段
此從魯仲連遺
燕將書脫化來
詞更雅麗

或作大体謂易子十而食析骸而炊 計失其國削主困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固有過計有當賞 或有試嘗試失之蹤過計失之細事是貴取中而已明此所當審也 以曹沫為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非男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齊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刼桓公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傳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爲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爲知時魯君爲知人劇辛爲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頸燕以失五城自賊以爲樀門身死以危其君。

唐荊川曰善戰者付天則地得其道臨其時而善用之則敗之矣

名實俱𢧵是謂失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畫無後之爾非過材之劇也此言賢者誠重其死雖然曹沫之事適遭管仲不欵愈一小快而以棄信於諸侯故能成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欵以報漢而卒妻毋龍西之上用為恥焉則沫之劫致豈可以自常裁別又霸者之事也至於王於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誅沫矣何足貴乎　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多惡欵多惡則不　不　則多難或云多惡則多難無則不下五字　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者僇之賊言隳是劇辛能絕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者是行齊過進退齊不過也參之天地出實觸虛吳奔東南亞夫使備西北蓋知此矣擒將破軍發如鏃鏃或作鍭失動始

鷙鳥疾擊虐殺若壞墻（殺壞墻聲也）執急節短（孫子兵法曰其執險其節短）

繯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授）吾所勝故去不折北

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市人乘流以逝（或作遊）與道翱

翔授取錮據（或作豫）堅守呼吸鎮（一作推或作慎）移（鎮不移也）與時更為一先

一後音律相奏（或作奉）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

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也復反復也還曰還也）安可控摶（控引

也摶持也復還言不可償控摶言不可止）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教相使陰陽相攻

死生相攝氣生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或作得縣浮而言之失相浮縣無定也）兵以

（湯宣尹曰用兵任識時勢者所以轉禍為福反危為安得則利失則敗時不可不失也）

勢勝（兵法曰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時不常使蚤晚絀羸反相殖生變化

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

鄒守益曰句踐亦順時觀變之士

有命。（有命一作言息，又作正息）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或作不遺物，獨或作獨動）與道俱。縱軀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此言禍福相為表裏，執如索細纏索也，三合曰糾）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貌或貌為根）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作能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小休曰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䟽故也）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故也）眾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慶者在堂，弔者在門）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可或作奇）橢枋一術。奚足以游。（橢讀如隋，埊之隋；枋讀如方，埊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以百亦變應之，而今隋方一術，則違足游於變通之會哉）

楊叔吉曰收束上意點出家文法

詹老

往古來今。事孰無郵。郵罟郵也行首過之 故爭之過者乃郵 舜有不孝。堯有不慈

文王桎梏。管仲拘囚。坱軋無限。無垠或有限齊 孰錐得之。此言大均造物坱軋無垠皆在爐之煙內孰錐得之 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任之而已 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舍。眾人域域。域域狹之貌 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一本自矜容下云徇名慾貝謀夸無 列士以下兩句詩曰垂帶悸兮是也 列士殉名。貪夫徇財。以身逐物曰徇 至博不給。給或作結統之無要則雖博乃更不給何則至道當約也 知時何羞。不愧不怍 不肖繫。繫或作數 俗賢爭於時。知也者爭之器也名也者相軋也 細故袃。一本袃作袃蒯作蒯也 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此言如意與不無足欣戚 千言萬說。卒賞謂何。此言理盡於上而彼之繫言雖累千萬猶賞此乎 句踐不官。句踐嘗臣於吳 二國不定。文王

不幽（幽於羑里）武王不正（或作武王不執正）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illegible]

能與三王鉦面備矣

王錫爵曰上世德成故民不相欺役不相臣主而已為末世德衰則民相與而相為君臣役者也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知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與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橫逆豈可必載申徒狄殷之末也枯槁者也以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男曰赤子女曰嬰兒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群居可從而係也。烏鵲性猜懼麋鹿性驚決故此主言之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兄弟天倫恩信素足非自外至故曝世人之足則辭以脫懼兄則以嫗大親而已矣今德下衰而至于父子相猶兄弟相窬者豈其性固異于古也我蓋治之之過也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此言不能相與於天相與相為

陶望齡曰堯傳天下于舜非愚湯武放弒其君非無道此皆議者之失也

故其弊至此郭象曰天体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營未嘗相與而百節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內外愈困矣盖知此也耳

故為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脩也脩黨亂則阿阿則理廢脩則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為堯智。其好利者以為愚。湯武放弒利其子。好義者以為無道。此言何謂也若于所享示則惟好義者以為有道示好利之人以為賢。為或無為字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好脩阿。故有弒主。夫放弒之所存。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而安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安。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樂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逃逃過也非謂逃而去之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而摶裘牧宋世家曰南宮万殺湣公於蒙澤大夫裘牧聞之以兵造公門万牧牧齒著門死即其事也

拘而[illegible]闕公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㥏㥏或[illegible]作

俛手足為之汗出[illegible]之汗濡故為也而上人或無人字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

言僕觀者為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危莫知爲所始搏而折枝趍而操木止之者僇止之使勿爾者僇覆受僇焉凡此以況處危忘安而諺首榮辱之義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

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逆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

備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百里奚也楚用申包申

胥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

此言古之人其才一也或以高世由亦或之以死者所過之君異者也是觀之非其智能能或作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申管之才人非莫及也而讚襃之徒奪以殺辱無其時命故者

也唯無知是無其時命時有所至而求臣故雖時有所至而上求焉或作表又或作表有君無

顧亮曰此正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比干子胥費仲惡来均未盡其道必知聖人而後可

時有所至而辭。有時無君故雖時有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闔或作闓闓德辭也

命有所至而闢或作闕闢猶求也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

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委命也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得

時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知伊尹有任責自負。費仲惡来得

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知其主

之煞之也。費仲惡来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

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申時行曰九夷不違變化之妙故其八敗也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恐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矣未得其所以戰也故九夷用之而不必勝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鳥之情此之謂也故曰天子馳亦馳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夫其從其近是乎鶡冠子曰物有生生猶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前期而勝也子獨不見夫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易揭之上仆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句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關尚一身輕重異之者埶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勢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生言不達事變物化故輒敗此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皆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以五

張之象曰。取功之道。在神明。神明者。即變化不測之妙也。

鄒守益曰。法生神。神生明二句

為一。奈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下。人不能以男為女。賞不能勸不勝任（金帛在前。不能使任者賢）罰不能必。不（或無不字）可（斧鉞者後。不能啞者鳴）龐子曰。取功奈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或作固）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勢。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埶。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於之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貨以患為利。故其兵檢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登）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亾）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止也。使創不伸曰留）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鶡冠子曰。賢生聖。聖生（賢[illegible]）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

乞見變通解此意用兵如破渠襲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神生明 神下生明神明者。正之禾
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偏生闇公生明誠信末或無受之本是故相保
也生神故曰正之末也末未字

□□□曰學貴貫通而始方可要終不求諸于言語文字之表以要其終誦說雖多窮年究乜无益也此是學問之切要語

姜堂曰此篇問答超停奇絕可珍可愛

呂補曰九道皆矣深矣微矣

馮叙吉曰九道分數辨明白天地陰陽之數無所不該故向出諸家博士多撮其要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問服師也。服事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拾下同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闔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于得書之体得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素如獻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以十有二風占天地之災祥法令者。主道治亂国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滋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illegible]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illegible]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illegible]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illegible]

今夫遠則不齊乎日

之彼，必為主，則內將從外，內無巧

所為而實之，若心與形靈

見變而命之，遇行而見

微物所指，示不取之地也，九道

推復蘊與相濟也，微者傚乘

異也，和同六變，則同之以

知陰者逆，知陽者流

百工物為

言已明

何孟春曰天官
還說日月星辰
見記有天官書

高伯孫曰條列
有法詞簡意盡

麦了九曰惟本
九道本于心上
詞一正一反无
人說洴到此

杉希元曰九道
形心以下見匠
手結措處而光
燄豪岩譜之甚
人意

已明而陰陽次之陰陽已明而洪範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
言治矣天官冢宰是已百官取揆故曰表儀造始亦已故曰祥
兆此以靜唱彼以動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祭义所謂
和故曰下之應也　其氣發揚
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伎藝者如勝同任。住或作　所以出無獨
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义忠
和六藝則同之以礼楽射御書数人情者小大愚知賢不
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馬馬或作世用國備也。處兵者
威柄所持。立不敗取或作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見也后能
見變而命之物至未名物或曰奇見異開為变列子曰大
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盖亦此類也因其
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虛或作爵或有傅子雖摶捆捆猶叩掾也不知所
之彼。心為主主或作則内將使外。内無巧驗精粗不足以揆物不足以驗物近則
不及遠則不至。麗子曰。或有魯字禮樂仁義忠信。顏閔其人

□海曰把斯言
□某議論而詞入
玄源却侶幻幻
人說幻幻話

羅大經曰結意
簡嚴

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蓋遙音蓋或作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猶卜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究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剸心體剸猶刵也南華曰墮其肢體黜其聰明又曰夫道覆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剸心焉表術或無表字東原術業之業之術原如原道之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知是其或無其字材乃徙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器故提之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一

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况此言細人且爾也况於己乎其義當以自況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卓當為悼此趙悼襄王也蓋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病多矣堯故使之楚王聞傳暮𥰭在身𥰭蓋病也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橋引案扤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湔浣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也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郢荊所都原季醫晉國語曰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

頎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曰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昧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兩驗之亦已麁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中材之法也豉跗豈世有哉故名不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出於閭其閭里知之矣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麁其所聞愈遠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管仲[illegible]桓公常在其紐故能呂其君霸蓋桓公寔怒少姬南襲蔡[illegible]圖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寔北征山戎而管仲[illegible]

而令燕僖召公之敗亡之時諸侯莫或知焉然其治毫毛者也凡此者不病病或云不病至於病而治之不亦晚乎疾甚曰病治之無名或云治無名使或作便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著矣然後使醫止桓侯之所以死也至功之成其或作六下謂之自然許艾之功無所欣賴故其味者謂之自然惟之於治此擊壤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治也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維攣攣也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肱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庶幾管仲者出焉

王氏損曰此篇侶淮南子散漫之体逐句逐段開說王翁主意

眉如霖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引此二句以起道德字

玉云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謂之還或作環又或作繹名常住真際而不逐於名而不還於名之人區區外慕逐物喪已常為造化役之而走豈能挈天地而遊哉明照光照不能照己之明是也離朱方晝拭百步之外明燭鬚眉而不能近視其睫則逐物不反覆于人者雖明照如月先照如日而不能照己之明何足怪哉獨化終始隨能序致致或獨作故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無封無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盡無盡猶鄰州也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浮懸天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孰若浮懸委命相禺謂之時。且然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未數金欽火炎水烈譬如目耳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通而南謂之道道故有塞有通連萬物領天地天地下有是報重九明方合膞膊一作膊或為宇宙二字同根。命曰宇宙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膊

高似孫曰理明則不惑不知道者妄生意想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非有直知道德之先知先覺稔之其孰途日營之大道大……大鳥……淂……子因曰此下詳……曲議論俱……止意思

同根知宇故無不容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知宙故無不足也有乎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知德故無不安也知德故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受於天者不辭而聽之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也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衷也不能視己之明故曰未能衷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又惑蓋昔之亡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淂象者意之筌蹄夫索所不知求之筌蹄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淂其捽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之人糟粕己尋繹鵠冠子之意蓋將發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其有形危机雖未兆見而埋已有焉故曰有無重之三

陳后山曰步驟謹麗得淮南之奧

錢穀曰諸子多有此論是根理要談

顧充曰此一段閑說從蔽一字生來筆力步驟充高

有無胑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以知夫蚊蝱墜乎千仞之谿法谷曰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客其翱翔之容高飛曰翱布翅不動翔牛馬墜馬碎砕或作体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高之賊其患大矣老子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為富道而當一位道真富言而然然後道而當道猶行也故一蚋噆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幰隱於帷薄哉細曰幰簾曰薄周乎弗見之謂蔽昔齊人有欵金者清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為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嗜欵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周有物障之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蒙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禹禹或位禹故蒷務行盡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發上統上統或作上紘而不停

舒芬曰至道成德存乎其人他人卻不能與成無為二句斡旋得好最有意見

申時行曰若植表按法求之斯而至望而趨任他紛紜顛錯一毫亂他不得

黃鳳翔曰迷往觀今之人如行者迷途東西南北不知所向望而無表以後歸結甚有着落

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後至一作後合觀之於易見矣）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知德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為（成之於無為）得無來（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須心解而已不能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來豈有自哉）詳（詳或作辭）察無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柰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邪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茲而一作慈西）之惑也（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惑故疾視愈亂悖而易方（疾視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譬被病目見空中華蓋空本無華由妄見邈悖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者也非獨目視昏華而已）兵有符而道有驗（蓋非迷者然後見之）備必得

翁正春曰善戰者以明勝因即隱者以明之夫隱者尤知之難知此則戰安可不以明勝

且慮必蚤定否則惑矣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端主指者繕者作下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即此是也繕猶繼也盖兵一鼓位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繕其怒使再不至再衰三不至於竭此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四時。求或作生象四時求象猶言求象四時也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君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成鳥乗隨隨駒蜚垂輙或作輙未詳故昔善討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将以明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将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

揚道賓曰先王服師之道在乎戰勝攻取而戰勝攻取之道在乎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也

隱者韜潛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悲乎夫蔽象禺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或為歸）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也變文是以不同）一者（或作甚）寡愛（武事刻恪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迷者不返呼之使勿往也）歷越踰俗軼倫越尋知略之見遺跋衆人求絕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章往察來之章）要領天下而無踈（踈之為言失也）則（或作明）遠乎敵國之制（不為敵人所至）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不總（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焉得力而給諸）類類生之（耀或作躍）名之所在（朝廷耀名之所）

黃鳳翔曰夫兵者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用兵要道

許國曰即五行五音之論而言兵者貴知此矣

在也傅曰爭名者於朝廷利者於市究賢或作則能之變[illegible]音許[illegible]音許稍之元元或作兀蕭斧也寸
之循蕭以戮人斯以衛已如此則知兵矣戒之字從戈從申蓋兵之道如此而已謂之無方之傳寬丁盡無
則商乎變通之會矣南華曰令斷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彼昧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著乎
無封之宙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克其功不得於內斷不
可成於外矣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人和兵極人盡兵之事則人道得矣人
極地或作瓶地人極乃地地極天地極乃天天有勝天時故有勝地有維地利故有維故人
有成人和故有成故善用兵者慎子之所慎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
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窈冥無所用質然而不可
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耶日勢行五休王孤虛之屬彼天生
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

申時行曰此言不以四行連而常輔之

秋冬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觸於角章於商之屬）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其功以非槽柏故不可傳也）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為隨（徵在其後）以轒（或作轉）無素之衆（轒猶群也韓信曰信非渇素拊循士大夫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其執非置之死地人自為戰爭尚渇而用之乎蓋知此矣）陸（或作陸）溺溺人（陸溺陸沉也蓋以奇用兵其陰謀赤地能興風波）故能往來窨決（不水能致風波則彼雖如川之流可使之竭也商子曰厭其源開其竇江湖可竭）獨金而不連（偏任金德隆於殺伐不以四行連而輔之故其弊如下所云）絶道之紀亂天下之文干音之謂遠（或作違）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其咎燥（或作慘）凶（燥凶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咎凶咎老子曰凶存凶年蓋言湯也）欲無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英二字）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常聖傳古今治

紀分口未結慮務篤三者卓有識見名字

一日者。天地之所在而鑒耳或作耳目此言真聖三萬歲而成純則天地與我為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能制雖遺陰陽可也苟為不在此或則豈能縣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兵法書之名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斷字若合符

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篤

凡筮者生於慮成於數系於天於其
遂言曰 言龜若兵法五音一由之生 章以禍福上下吉合符
其則言不能制其遺像陽其故也 文云不在 故天權神出五音術
一日者天地之所在而陽 數中日此言真 為一矣五行不

抱……自鋪叙聖人……道之妙義理显明意味深長純忠着意無所不合一段好一段

……時曰体格是自象立來而意……千眼多有旺

……只理明……然乎無疵……乎道明德立……言語象……能道其一

能天第十八

原聖心之作句情隱微而後起或作以情如情天地之情言聖人盡天下之情然後應物散無方而求或作水監焉道中庸故求監焉軼玄眇而後無軼如軼倫之軼言聖人超天下之理然後慮物杭澄幽而思謹焉道中庸故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情隱微而求監軼玄眇而思謹此道之所以大而不蕩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絞六際六合也絞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為界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觀乎孰莫或作幕孰莫猶無何也聽乎無罔壺乎無係論乎窈冥湛不亂紛故能絕塵埃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獨往來無與偕獨來希備寡屬食於苟簡之田故云希備遊於寂寞之鄉故云寡屬孤而伴未嘗設對所以無疵渠雪之至保然獨至保猶安也所謂不行而至者是傅未有之然見於未萌領無首之即次和而不召度十五而用事或作度十崙肝事往來……

來或作力而廢興已往者廢方來者興因動靜而結生元作筮結猶實也生猶華也能天地而舉措能天能地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而女也長知長民之長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道以仆或作卬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得其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埶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奚與哉一者或作日德之賢也未離乎數聖者賢之愛也愛猶暮也道者聖之所吏也吏猶任也至之所得也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故道者聖人之所吏至人之所得也以至或作聖圖或作國弗能載名弗能襃

[illegible]一[illegible]一理也聖人合德於天地凡造化之始而終〻而復始具在胸中彼陰陽鬼神萬物不過囿於天地之中聖人範圍曲成內者宜其卓識千古稱為聖人有以也夫

馬遷自與吾文章一筆寫下有許多富麗無一字一句不經思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也

可以數其意貌不可以致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道猶[illegible]言也已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與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由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序之故聖道焉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故聖道也而道非聖也道者道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申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〻而能為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者富也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主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效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制其勁不若方員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廢者

表云凡曰天地之物至危存亡雖異而有道存于其間一也四時太山云云異為四段皆天地之理明白而可見者聖心及物之情以應物則此明白易見者推之凡芬芬份份莫不有道矣此定審觀変至于淪乎無形已劉為值見至幻之真之耶

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安者苓（或作苓）鑾堙（或作甄作）谿（苓苓如零零落之零堙塞也）槀木降風（槀蘀落之蘀降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華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專而在已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離亂之貌）孰不從一出（皆出於一）至一易（至一而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持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或作愛）究曉（俞之言然受聽教也）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詖辭者革（或作庭）物者也（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墨子兼愛）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詐納仰也）聖人知其

所飾。又從而遁辭者請物者也其八之日命之矣聖人知其所盛盛猶容也正辭者。惠物者也不詖不遥不邪不遁謂之正辭聖人知其所立言者能效或作効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微妙之會意不能到况於言乎明諭或為論外內後能定人表裏俱通而後可以印證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復凌乎沫澹波而不竭溪沫溢流莫之能竭彼雖至人能以

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或作飾其身体若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illegible]索人聖者少[illegible]

此所以虞傅章文品能末立上下異奏賢不如尊卑之[illegible]百家為聖人故曰言之凡也凡此統要之辭

淵其深不測。復發乎深譽波而不竭。淵之靜湛，深譽流溢，彼至人能以
後能定人。後乎東汲與即道註而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尋。物譽乎
其所可知也。莫說道其所不及，細論微妙，況於言乎，會意不明，論敘為外內
辭者，其狀物者也。不通語之正辭，不識不達不相聖人知其所宗，各能敘物敘族
所爲又從而道辭者，言狀物者也。論之失，之曰聖人知其所盛，書也盛適正

晉民曰兵有用計謀因人事以戰克者皆兵至要龎煥之問武靈王問不越此也

王荊石曰此戰克之最下者兵楚三家與韓俱用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煥（或作煖）曰。（武靈趙武靈也　龎煥蓋煖之兄）寡人聞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工者貴無與爭。（工猶善也）故大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謀計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謡作俗）俗（使為謡俗所移）哆恭憍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什罪。怒則妄殺。法民而自慎（或作填　而民以為慎）。刑民少人而自至（狹人而自以為至）。繁無用嗜（或作著）龜占（專任卜筮而已）。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其近臣使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君之際。用忠臣之路（言離之間）所謂戰

陳碧虛曰不戰而勝此夏殷越之兵〻之上者也若百戰而勝此褒王之所破亡者也

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陽用此无句踐二字而吳國亡。楚因此而陳蔡舉靈王八年使棄疾滅陳十年使弃疾定蔡因為陳蔡三家用此而智氏亡或作伐家晉趙魏也三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東分其謂是乎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衆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勝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黃帝之書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工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淂息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祀祺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也枋柄出進合鬬而希勝。是[illegible]

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嘆曰存亾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矣

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陸子

無為

余有丁曰此篇言舜周公无為而天下治秦人法煩而天下亂[illegible]治當尚寬[illegible]以秦為鑒

[illegible]曰舜恭已[illegible]為而民治是[illegible]周公相武王[illegible]定禮輔成[illegible]東流言[illegible]重譯來朝丞[illegible]人之徐鼓之舜[illegible]傻劣矣

夫道閒頭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國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

吳□曰秦政治之心与舜同而其蛮酷偏与舜周異宜其一治一乱判若霄壤也

汪道坤曰以下說君子身上談規諷当時意思懇切詞气溫粹

蘇濬曰論法令之不如教化純是格言

許應元曰民可使為善可使為惡故堯舜桀紂之民具化者教之所漸使然

瞿景純曰歸結王者身上有叮嚀反覆意

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清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大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溫，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缺一字）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身，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缺二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

辨惑

王鏊曰先把有若本作个正直君子見此等人守點身以伸道不肯阿意以徇人后方說到和佞讒惑上無厭相關精神一氣

丘濬曰此篇說忠佞兼分說和易惑在人主力之

王維禎曰小人和佞之態諂諛風生覺邪害正以蠱国即明察之主尤有伏惑在耳矧号為柔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所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借字鈌一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羣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沈木群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墨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

分乎黑混淆何所不至乎

補仁曰高欲專秦政指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言鹿者以法自古奸臣蔽主如高者極矣二世頡夷之禍已成于指鹿之日子嬰夷之三族亦尤不足以償其罪乎

胡時化曰上段言奸党蔽君此言正直难信

焦竑曰以曾子之賢母之信尚至于投杼尚矣

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於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説夫馬鹿之異形衆人知也然不能分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断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参有人告其母参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来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歟今歸山海然後

之…又不如…曾子之毋之見佐乎奸黨成群夫士擯斥固其所矣
吕祖謙曰大有慨世之意而文字滑呼吸馳驟之法非淵源不求為此等文字
婁樞隆曰未免補末如之何意
穆文熙曰到此方見其筆力高處
真德秀曰体製淵大意味悠揚

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溼，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奸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闇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立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道，言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直以文理上斷反聚始尽

湊約曰此一篇專言神仙之不可求不如建功立業

黄震曰即湯武以美高祖又謂神仙之不可求

錢福曰推尊湯武理尺詞正而氣不可有卓然不可及在

傀忠曰推建功立業為得道于賤剝仙人供就人情上体貼賤倒他

之則藏唯我與尔有是夫顔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循乆不能懐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僊弃二親指骨肉絶五穀廢詩書是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吕之佐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絶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游僾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癡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

王儞曰首起二句作冐頭是論体

宗賛曰此篇言人才之通塞有致惟人若不去明故夫者非逐不肖者通由以材木作譬起

呂𠯁曰此是个韻語首段言材木以大才而成大用知夫才之通喻極親切有味

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窮言而獨昧可謂世非謂懷道者也

資質

冐頭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産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河江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蟲蝎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絶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吭

蘇濬曰材木阻於隘塞終至朽腐不如道傍之枯楊夫士之不遇卑賤之見收何以異此

許孟元曰借喻昌多俱是照出正是意來所謂喻而非喻真而非真者是為妙品

董份曰以下設枯楊見知文字嘩嘆氣象采色絢爛之可羨才思

瞿景淳曰議論所礙肆訕刺卑剌小人之見剝不是汗漫浮泛

王鏊曰總說評

之隄什於嵬崔之山頓於窅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

嵬嶄嵓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

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於

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彊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

以下說枯楊

纍纍結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

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鐏小者治角

飾以丹漆斆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襲以文彩立禮矜莊

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

鼻芳故事閉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柄植

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枯槁而喪

緊逆來而文脈甚貫
丘濬曰轉接有情
楊維曰此下正言明詞道出高賢大良之不為世用文机洪動有得心應手処
姚寬曰扁鵲不見寵于衛宮之許不見用于虞總在之隱伏於□三人手足不得□不過一而
施仁曰賢人去為可用而不使□人又用羞上□人不別美任□分連以剩口

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天下能通之民
嘗報之士或懷不覊之才身有堯舜禹皐之美綱紀存乎身萬通人
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字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
弟貴戚之黨友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位之重者輔助者彊飾
之者巧䇿不違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不通之医衛人有
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
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
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
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
而俠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入

之害然則秦之亡虞之滅二君之自取耳二君不知其詐而亡滅故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鑑使后人復哀後人也

郭宝曰人君無甚愚不肖莫不欲奉其求忠以自輔然明不足別其佞至所用非所其所其非所用国家傾覆之禍可惧也夫亡祖護曰連环兜鎖其近曰虞之滅秦之亡莫不由此

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立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隱伏於蒿廬之下而不録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戲怠之無益於事也然而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听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訓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子所以傾覆也

凌稚隆曰此言立功成名在得民在治身不在威武反起方轉正說便有气力

穆文熙曰論至德之布下詳其效通篇以論俱是因政民生大体無一点塵俗气

真德秀曰精言可誦

凌約言曰清溫新美長吟不倦

黃震曰有盛治气象

至德

夫欲建國彊威辟（與闢同）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垂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繞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儀（音穠豐也）道者衆歸之恃形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疏遠也夫立（精言）形重者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横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巷

錢福曰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真大方家手段

余有丁曰應前懷道者申帰之句

王備曰反意總管上極有力四君不尚德而尚威力之説蓋明德不可輕緩

吳贊曰作文叙事難于議論此叙事得理

吳尚曰四君之事供載左氏總是爲刑之失可爲明鑑

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召之征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下壯者耕耘於田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彊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讎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

匡西坤正意結在言外

蘇濬曰此七言忠誠專一者成名二三詭隨者辱殆筆順氣雄如大鵬鼓翼乘風迅擊一息万里信文人之巨手也

楊維禎曰論蘇張以二三歎開闔抑揚是筆力到處

丘濬曰此段可為蘇張斷案

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疆其威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志事之戒来事之師也

懐慮

懐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内平遠者必正近綱（闕一字）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闕一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産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震山東横説諸侯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横而御縱内無堅計身無定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

王鏊曰管仲以專一式

瞿景淳曰說管仲相業親切詳明諸書不及不过数

董份曰鋪張得人取管仲之意筆勢縱橫氣槩亦高

許應元曰把一字收拾詳盡更有精采

邵宝曰通篇一直說布置闗鍵轉如走盤之珠天地間有數文字

胡時化曰文勢[illegible]措詞有法

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
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屈
諸侯。權衡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
天下從。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
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
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缺二字)王之法。異
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
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
於厄。而度其身。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

□紅曰辨駁浩汗公瑚快字法句法皆好

姚寬曰議論甚然不凡讀之令人爽口

王世貞曰首二句意思在此乃一篇命脉

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貴道之所物之所可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彊故欽理之君開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絶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術事

著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己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

穆文熙曰言貌近不若求之近慕古不若反之身荀卿法後王是也

凌稚隆曰世俗慕古卑今溺于所見所聞至與所持以事無關讀此當知所從違矣

洪邁曰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是明王道以俱乱臣賊子不止從述晉文之小善紀魯十二公之事也此句却是斷章取義由是

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黃金於嶄喦之山禹捐珠王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絕琦瑞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弦者不失宮商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為智者說馬為[illegible]

[illegible]經曰[illegible]言者[illegible]諸金仲[illegible]之[illegible]是醫書[illegible]陸子謂書不必起仲尼之門此是難[illegible]

[illegible]此論[illegible]人[illegible]之心洒然[illegible]其希為先[illegible]不可一日無[illegible]坤曰歸結叙[illegible]正

良醫為聖者用辨為智者通書為賢者傳事為見者明[illegible]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沖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圖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俊用則忠亡。

輔政

愧思曰此篇首無為二字備体務相佔但借喻杖作骨子六字簡暢峻堅而涌典讀之洒然遊漾人經世之作也

王偉曰把君道与秦相比擬為君者讀到此而深思遠慮則所以為祟為杖者尤宜詳審阳厉矣、

茅瓚曰此專把杖字更詩是回旋滑法

吳尚曰文勢如…乱隊句句聳耳人觀聽

…坤曰此後識不可不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昔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覆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疆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淵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懸柔能制剛弱能勝強

紊而脉絡相生節奏相應无一字放过
詐應无日凡作文要引証又要浩蕩勿拘々韭源兆然須把世事以配詩亡慈舒從微露玩弄出來方為氣
自発端數議論中之體
人君微有降之如春退飛之類
沒書六鷁退飛李梅冬實之類

小慧者不以德大小辨者[illegible]
屢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僞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功
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
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明誠

天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周旋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
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无
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
惡政生於惡氣惡氣在於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
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illegible]

異也
王鏊曰此是聖
人善道之感
任濬曰數章俱
是春秋紀災異
之变治道失于
下則災異散見
是也
楊維禎曰此段
俱是明聖人察
物无所遺処
汪世賢曰把葉
受至人裁成之
相之功按之件
之鑿實有擬
姚寬曰此処須
鎖上加從前敘
論到此方有

方。地各有君智辟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聖人之理息從此垂澤及草木乘天氣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而无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六鷁之退飛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鸜鵒來冬多麋十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煞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録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㐫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無不可行之政無不[illegible]之

作[illegible]曰此段只是[illegible]於上下[illegible]驕狀氣[illegible]閑衛

僬竑曰惡政之所感則災異是于上下善政之所召屬慕及于異倍[illegible]道惡行判若霄壤矣

焦竑曰引周公為善道之感[illegible]紂為惡行之鑑

引宝曰末段引韓為証見其[illegible]明之効見周[illegible]勤作不可議論不獨人居為[illegible]

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見於彌[illegible]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同興倍莫不知慕樂則歌哀則哭盖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身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麒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illegible]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怨是以明者可以致遠闇者可以觀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骨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屨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illegible]

是相譏數句原出淮南詮言篇意及掇古調高
洪邁曰君子廣思一段字字的切不可移易處是頭意相承接
侯推曰此言至貧君子通于正道自不惑于邪謀
擄文照曰引此補足上意方見完密
真德秀曰此下文深一節殺く俱是正理去通于此則是非得失貍疑群宗之事若燭照數計耐措不亂豈至有張皇之咬耶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察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詳學問欲博行義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比之辭是故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安其身而見其功凡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業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淂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支陵之可勝而不悟句踐將以破亡也故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見萬殘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人事之弛張性命

要約此與前君子一段意相當照

黃震曰聖人先後雖異總之道于正道不忒于邪謀故死不合

錢福曰句着矣接理不是虛浮語

亭卯曰收煞天時感應上見夫人之相召是其動廷以歆動人蹤

之短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謬計策不誤上訣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可成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故聖人不必同道而皆合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性命之象也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踰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侵君陰不侵陽盛夏冬不

冬不霜黑氣道日彗星揚光

十三巻終